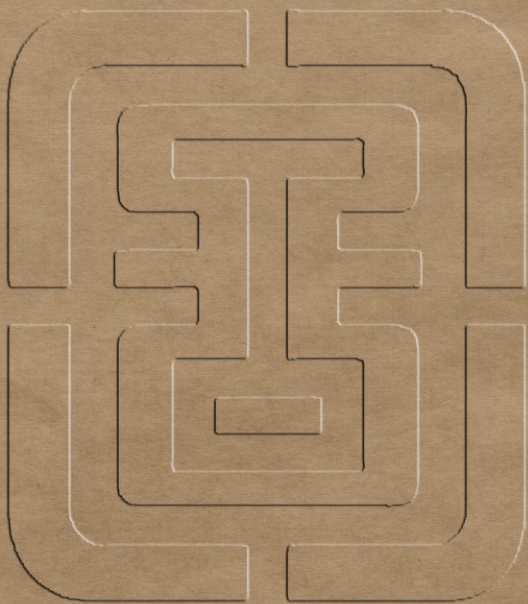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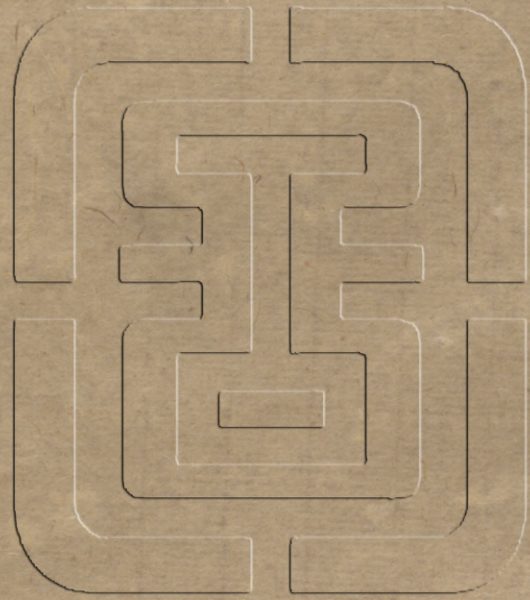




二百七十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二年冬
盡二十四年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

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雁取

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

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疏注納幣至是也○鄂本納幣不重

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朔四者備而後娶

禮也禮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

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

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

以主人為官長此約記文也○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
徵鄭注徵成也使齊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
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

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
 當是公羊經淺人習見左氏逕改疏文也○注凡婚至時候
 ○禮昏禮請納名又云納吉用雁為摯者取其順陰往來又云
 親迎禮云主人指入賓執雁從是昏禮皆用雁故彼疏引鈞
 命決云五禮用雁是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云誰雛鳴雁傳納
 采用雁箋云雁者陰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白
 虎通嫁娶云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
 為摯摯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
 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昏禮贊不用死雉故
 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贊不用死雉故
 用雁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獨指為舒雁夫雁不
 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
 舒雁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士摯當用雉而雉
 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雁記云摯不用死是也○注唯納至
 儷皮○釋文儷皮本又作麗昏禮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
 納吉禮禮記雜記云納幣十束束五兩兩五尋注納幣昏
 禮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尺是為五兩八尺曰
 尋之云與此士大夫禮也天子加穀圭諸侯則加以大璋
 則縹帛周禮媒氏純帛不過五兩是也彼注云純實縹字也

古縹以才為聲納幣用縹婦人陰也凡取禮必取其類五兩
 十端也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蓋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與
 蔡氏德晉云納徵最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雁○注元纁至
 地也○昏禮注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嫁娶云納徵
 元纁束帛儷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
 大也隱元年注束帛謂元三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
 氏形儀禮小疏云鄭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
 其配合之名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
 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
 鄭雜記注云十箇為束兩兩合其卷八尺曰尋五兩五尋每
 卷二尺合之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疏云一束謂
 十箇兩箇合為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
 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
 莫不上元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元纁象陰陽備
 制為盛服也又鄭地官媒氏注納幣以縹婦人陰也凡取禮
 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此經注用元纁象陰陽備
 也然則元為陽而縹為陰矣又鄭注此經注用元纁象陰陽備
 者象陽氣下施是縹亦陽也按考工記畫縹裳縹緇云縹緣
 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
 地謂之黃凡五而目有六者元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
 而天之元乃全乎五方之色元入黑而為縹則諸色潛藏獨
 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縹為黑而康成以為陰類也

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緇與元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緇為陽象不等諸專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為裏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士大夫何為而不其類與形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緇則取象幽陰兼用元纁則取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緇則以緇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按士冠禮所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元而納幣以緇者緇又服昏禮所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元而納幣以緇者緇又降於元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注儷皮至古也○昏禮注云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白虎通嫁娶去儷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儷為離九經古義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從鹿而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古文作離者易離彖傳曰離者麗也禮記月令曰宿離不貸注離猶不失儷是儷為兩也說文作麗所引兩也春秋傳曰鳥獸猶不失儷鄭本作儷不同白虎通引禮則儀禮也是許所見本作麗鄭本作儷不同白虎通引禮作離則鄭注所謂古文儷為離也重古者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

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即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

幣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

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為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為

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白虎通嫁娶篇

徵辭曰吾子有嘉命既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

某也請納徵上某者婿名也下某者婿父名也下次某者使

人名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親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

命是納幣皆使人為之莊公親納幣故書示譏也禮記曲禮

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後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

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注時莊至為譏○下二十三年

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此文姜之薨始踰年喪娶亦在所譏故解之正以文與文二年同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年有公至文故知舉

淫為重也穀梁注云公母喪未再替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注凡公至致也○舊疏云卽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之屬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也但納幣無為有危故書至為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

毛本自誤日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据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

致疏注据柯至不致○卽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

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

疏通義云僖公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晉如楚悉不致者自是常例耳穀梁疏引徐邈說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注公如至一也○卽桓六年

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是也公如齊淫亦是外淫故與陳佗如一

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

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疏

釋文祭側界反毛本作蔡通義云祭叔卽祭公也為三公則稱

公不為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此周公之後僖二十四年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與管蔡之蔡別范云

祭叔天子實內諸侯是也○注不稱至當絕○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

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

何休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

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劉氏逢祿申何云如譏祭叔當如祭伯并絕去聘此不

稱使絕莊公淫取仇女于三年喪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穀梁傳高子以為不齊侯使高子傳屈完以為權在屈完皆非

也然則此不稱使明公如陳佗宜絕故不與使也若我無君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是也

以君不敵大夫我無君故鄰國之君不稱使也○注因不至小人○桓四年注云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

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明不宜也與此不與天子下聘

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篡逆經於宰渠伯糾來聘仍叔之子來聘猶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之者桓公惡甚故去

聘小人而已
左氏無傳

夏公如齊觀社疏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
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注觀社者觀祭社

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

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

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

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

猶言觀社也皆緯大惡之辭也則諱淫為大惡也上二十二

年公如齊納幣以無廉恥為譏是與彼同也九經古義云鄭氏六

事於納幣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

也穀梁論云非常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

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棟案左傳襄

二十四年云齊社蒐軍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棄太公之法

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為非禮穀梁傳

曰以是為尸女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尸女者主為女而往

以社為名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饋春秋者疑之未得其

說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所屬

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

夢桑林同為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

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是也按墨子明鬼

又云王里國中里徽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

社則齊社固著聞矣注社者至至大也白虎通社稷云不

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眾土也又云王者

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

夏公如齊觀社疏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
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注觀社者觀祭社

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

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

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

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

猶言觀社也皆緯大惡之辭也則諱淫為大惡也上二十二

年公如齊納幣以無廉恥為譏是與彼同也九經古義云鄭氏六

事於納幣云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

也穀梁論云非常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

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為長棟案左傳襄

二十四年云齊社蒐軍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棄太公之法

法而觀民於社然則觀社非古也故左氏以為非禮穀梁傳

曰以是為尸女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尸女者主為女而往

以社為名陳佗淫乎蔡莊公淫乎齊饋春秋者疑之未得其

說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所屬

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而往觀與楚宋之雲

夢桑林同為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

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是也按墨子明鬼

又云王里國中里徽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

社則齊社固著聞矣注社者至至大也白虎通社稷云不

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利於眾土也又云王者

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

故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爾粟而用特牲祭社用
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用希冕又唯
天子祭天地令庶民祭社若地神豈庶民得祭乎為鄭學
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祭社是地之別
於人報其載養之功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希冕取其陰
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
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止二牲也又云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祭句龍更無配之之人為鄭學
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牲句龍是上公
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
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
九年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
知社即句龍也為鄭學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
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配社而得
配社也肅又難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言責地元
明社是上公也又用命社社鄭注社則句龍也孝經注云社
后土也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
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
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
云君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實異也鄭注云
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社祭

地祇也又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社
地祇也又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社
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疏曰王
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在或云與太社
同處王社在太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
粢盛則諸侯亦當然也注故感至祭之○白虎通社稷云
又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
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
社祭稷今月令無仲秋之月祭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
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秋之月祭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
元日秋分前後成日按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仲
秋命民社二也詩太田以社以方謂秋祭也月令孟冬大割
祠祭於公社三也彼上承天子禮年文知天子亦祭也○注
天子至羊豕○白虎通社稷云報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
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
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禮記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
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掌客云三牲牛羊豕共為一牢天子
三牲故稱大牢諸侯不用牛故稱少牢也續漢志郡縣置社
稷用羊豕用古諸侯禮也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陰祀
地元北郊及社稷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皆當用黑牲也自
道社稷為報功諸侯太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
是青巫罕實扁公羊義疏二十三

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公至自齊疏通義云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注據上稱州疏注據上稱州師于莘十六年荆伐鄭止稱州

也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疏注春秋至入也穀梁傳曰善累而後進之其目人何也舉道不待再范

云明聘問之禮朝宗之道非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亦以其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也

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注稱人至而足校勘記云六經正誤一當作壹按此疏引襄二十九年傳作不壹而足閩本

監本毛本亦改爲一漢書陳湯傳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

稱其所求也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一此稱人當繫國仍稱人繫州故解之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

文九年襄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

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札者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

者不一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疏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

蕭叔朝公疏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其言朝公何注據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疏注據公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注在外言會舊公

疏云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某侯之屬皆是也

在外也注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疏穀梁傳曰

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公在穀

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注時公至於廟

○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

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

公羊義疏二十三

七

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此言朝公故惡之也顧氏棟高賓禮表云禮朝聘受於太廟書朝公志公之侈而蕭叔之簡也交譏之杜云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正義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丹之者為將

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

制也禮天子斲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礮之不加密石

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疏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

非禮也繁露王道云作南門丹楹刻桷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廡譏驕溢不恤下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注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以蓋松為程程即楹也爾雅釋宮其上楹謂之稅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巡曰梁上短柱也又

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一作椳釋名又云椳侏儒梁上短柱也則楹有二楹本柱名因之梁上短柱亦名楹也注丹之至

示之穀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二十四年傳云刻桷非

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

飾夫人非正也注非禮謂取仇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

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為夫人飾又非正也白虎通

嫁娶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采于

廟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采席于廟與東

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

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廟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爾時哀

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知丹楹刻桷皆為夫人廟見所以誇

大之也下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為盛飾是也

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賈疏引會子問三月廟見云謂即祭于禰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萬氏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

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注

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

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是也其宣十四年夏五

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曰者彼注云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

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

人子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蒙日月矣當

文各自有解○注始卒至不日○即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

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彼注云卒日葬月者曹

伯年老使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為恩錄之嫌與

大國同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為大國例是也通

義云曹鄭皆同姓之伯然曹唯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

後遂月卒時葬達於春秋蓋貶之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

弱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

日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焉曹其是矣莊有

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於戎寇昭公繼之好

奢而任小人蜉蝣之詩始作共公繼之數侵取地乘軒者三

百人其後負芻又最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乎

曹之君世濟其無道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曹而為有國者

戒也○注入所至復日○舊疏云即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

卒是曹為小國人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言可日者正以傳

聞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

日矣通義云俗儒輒以為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經書十二月甲寅月之六

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

扈亭是也原武屬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按齊魯俱在東遠

會鄭地未知何事或別有扈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淫

泆污貳之行疏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汚作汙校勘

謂之汙貳矣是本無淫泆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傅瑕貳之貳

言我事齊有惑心後齊人降鄆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

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為不信辭

賞之譌貳與貳通書洪範二衍貳史記注引鄭注云卦象不

變故言衍貳也是鄭本作貳易象傳曰四時不貳京房貳作
 貳禮月令無或差貸貸即貳也呂覽正作貳張參五經文字
 貸相承或借為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鞫人伎貳毛傳貳變
 也爾雅釋言爽貳也孫炎注貳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
 卑汗變雜也作資者段借字說文貝部資从人求物也資之
 本義俞氏懋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為汗貳蓋以
 汗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汗貳為二則汚字增出矣今案貳當
 讀為貳玉篇肉篇貳垢貳也垢貳則有汚義古字即以貳為
 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則有汚義古字即以貳為
 證貳當作貳然與下魯子曰不賈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
 然也注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日也解言非齊惡
 我也我行汚貳動作有危故日之也疏通義云我貳則不信
 之於桓無損也○注嫌上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託
 此誤言鄂本以下同毛本言誤云注意嫌魯託以齊惡我貳
 相疑而盟故日故魯子解之日非彼然我然也言非齊惡我
 實我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疏說文木部桷榱也榱方曰
 榱榱也秦名屋榱也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爾雅釋文引字
 林云周人名榱曰榱齊魯名榱曰桷爾雅釋宮桷謂之榱注

屋榱釋名釋宮室云榱榱也其形細而疏確也或謂之榱榱
 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榱旁下列衰衰然垂也
 易漸或得其榱虞注榱榱也方者謂之榱方言周謂之榱齊
 魯謂之榱詩商頌松榱有榱刻者爾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
 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

重於丹楹疏漢書劉向傳及魯嚴公刻節宗廟多築臺園後
 廟非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加侈爾

廟推經譏含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
 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云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

之是也○注月者至丹楹○舊疏云正以失禮宗廟例時故
 如此解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

後事重錄之蓋丹者髹塗之刻則加雕鏤焉

葬曹莊公疏舊疏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

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疏穀梁傳親迎

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

諱之深即貶之甚公羊以為禮正春秋重貶之義也說苑修

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履

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履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

寡君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

辱之產未論於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

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

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

其手授夫于戶夫迎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

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與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

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履不

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

經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彼敘親迎常儀於此

通非謂親迎而往但春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以言

其逆女使若得禮而書矣公羊禮說云問者曰莊二十四年

公如齊逆女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

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淫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

非朝時不踰竟然則公何為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

故耳傳從經為諱辭故曰禮也而即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

來逆叔姬傳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非

禮則公之如齊非禮可知何注大夫位重逆女於政事有所

損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則諸侯任重於大

夫更無越竟之事按大夫不外娶故譏莒慶以隱二年譏紀

侯不親迎例之則公之親迎自為得禮其實淫齊女爾故春

秋深諱之諱之所以貶之也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

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

顏氏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母

熊氏文公娶於大夫則非僖夫人之黨得譏母黨者莊成二

公而已未傳文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僑如逆女

不月容即以為娶母黨失正略之與律禁舅之子姑之子相為

昏姻實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合之人外內相婚

禮與日中外之親近于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

吉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是不

知禮者也按白虎通謂小功已上不得娶句疑外親不過總

麻唯從母與外祖父母以名加至小功小功已上無外屬也

若謂總麻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明矣何為贅

總麻已上之文乎亦斷無娶從母之理豈春秋時諸侯容有

失禮而娶者故春秋先師有譏娶母黨之文誠如孔氏所斥

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采之與注禮諸至婦禮禮昏禮

載婦入三月奠菜禮云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

菜于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婦出老醴

公羊義疏二十三

是書經經傳局

公羊義疏二十三

公羊義疏二十三

公羊義疏二十三

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禮婦之禮婿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
 舅姑饗禮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
 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三月廟見之後乃得與祭禮記會
 子問所謂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義
 也若未廟見則曾子問云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
 示未成婦也是也彼注去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
 舅姑存時盟饋特豚於室昏義云質明質見婦於舅姑婦執
 笄棗栗股修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禮成婦禮也韋氏協
 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
 行也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程
 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
 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
 亦不奠菜也按主祭白止適婦若廟見所以成婦庶婦遂
 不令成婦乎其異於適者使人醮之饋耳程氏謂庶婦不
 饋亦不奠菜非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莊公夫人未至于國
 而行婦事疑非正禮明矣按莊公先淫後取未婦而婦故注
 据禮正之

秋公至自齊疏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疏包氏慎言云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麻八月無

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四日也魯齊地密邇公以夏迎夫人
 以秋入疑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
 之入別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
 所約然後入蓋著公之見要也非公迎夫人先以七月至夫
 人於八月方入傳寫誤七月為八月耳按
 於麻如七月丁丑當二日戊寅當三日

其言入何注据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注据夫至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

姜氏至自難也其言日何注据夫人姜氏至不日疏注据夫至不日

○即桓三年書九月夫人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

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
 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

丑乃入故為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為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

雞鳴緹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

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

君臣之義責之疏注僕疾也齊人語○校勘記云段云僕即
 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僕指也又云賣之不可僕售也楊注
 並云僕疾也通義云僕府也不僕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未
 免迂回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即婁之俗體釋言云婁亟也說
 文婁務也務趣也趣亟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居婁驕
 釋文婁力住反數也又賓之初筵傳正月巧言箋皆云屢數
 也禮記祭義云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速亦訓疾
 也俞氏懋云按夫疾不可使人然則何解僕字非也僕當讀
 入不當云夫疾不可使人然則何解僕字非也僕當讀
 為僕說文手部搜也聚也古或以婁為之詩山有樞篇弗曳
 弗婁毛傳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婁牽也是搜有牽曳之
 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搜者言不可牽曳
 也搜僕同聲故得通用相牽曳謂之僕猶絲相牽曳謂之縷
 也說文彳部縷連也言部讀謹謹也僕猶絲相牽曳謂之縷
 語相連謂之縷其義並通矣按訓疾亦無不可通不必改作
 搜解○注約約至辭也○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蓋以孟
 任故疏引釋例曰莊公願割臂之盟崇寵孟任故即位二十
 三年乃娶元妃雖丹楹刻梅身自納幣而有孟任之嫌故與
 姜氏俱反而異入經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割
 臂事故注以為約遠媵妾然國君十五而生子明宜及早迎
 娶莊公至此年已三十餘無為而不娶則左傳所載孟任為

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為莊公嫡子季友所以以死奉之惟
 割臂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
 鄭瞻自齊逃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
 任故此稽留不肯疾順必約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責之
 ○各本雞作鷄依毛木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焉雞
 初鳴咸盥漱櫛緹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
 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閣之內祖席之上朋友之道
 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纒笄而朝正義引列女
 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
 嚴蓋本之列女傳矣御覽引列女傳齊姜戒其女而笄之曰
 夫婦人以順從為務真怒為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纒
 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
 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
 夫婦之際與此微異詩疏又云或以為夫人纒笄而朝謂聽
 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纒笄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
 聽朝也特牲饋食及主昏禮皆云纒笄納衣則首服纒笄衣
 當納衣矣李氏黻平毛詩細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節畢以
 纒緇髮以笄固髮纒笄畢尚須加總若初鳴盥漱節畢以
 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草傳所謂婦人有副禕盛
 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
 雖不必與鄭同服被陽然纒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
 纒笄而朝謂纒笄後即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纒笄而朝者
 皇清經解編 公羊義疏二十三

其義皆當如此三年惻隱未知何指或妻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尊親之恩同與樞機者詩邶風谷風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畿卽機故惠氏棟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歷之機高注招至也歷機門內之位也輦於宮中遊翔至于歷機故云務以自佚詩曰薄送我畿此不過歷之謂然則樞機之內卽謂門內也注意書入起夫人要公故爲難辭不爲諱明不爲大惡以有四義故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疏通義云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使宗婦覲明非大夫亦覲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曰禮大夫不見夫一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爲二尋下傳止舉婦贊更不言大夫曷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最精如喪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卽知此不兼釋者是也大夫宗婦爲一矣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別尊卑也今大夫宗婦不言及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何以知爲一人曰傳言宗婦者大夫之妻也又

言粟栗云乎殿脩云乎此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笄栗栗又云受笄殿脩曲禮婦人之贊棋榛脯脩棗栗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命婦者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爲大夫者也婦有贊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據此有贊見之禮矣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補注云禮有內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天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謂之內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覲則外宗之嫁大夫者及並不言大夫之妻覲耳非謂大夫宗婦覲則外宗之嫁大夫者及別於男子故志其非禮杜旣憤憤疏強扶其說又無證據徒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空疏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此真孔氏手筆矣列女傳孽嬖亦載此事云婦贊無別是男女無別也較諸傳語尤明則杜之謬灼然矣按白虎通瑞贊

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覲覲者何見也疏穀梁傳覲見也說文

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釋詁曰覲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

聘禮論語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經傳今皆作覲覲行而饋

廢矣許書無覲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饋今文作覲

許从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收見為賣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

見用幣以見代覲非有別本也左傳昭用者何用者不宜用

四年云西陸朝覲而由之亦謂朝見也注不宜至贄也穀梁傳曰男子

也注不宜用幣為贄也疏之贄羔雁雉牾婦人之贄棗栗鍛

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左傳云男女同贄是無別

也謂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為異彼云大夫國體

也而行婦道惡之見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覲下不使齎見

也公羊所不取注以文至禮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

知非禮也疏不言用幣覲言覲用幣者舉常事於上著失禮

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股脩云乎注

言大夫宗婦用幣覲也殿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女姑以股脩為

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股

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

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

耿介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

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

其惡潔白而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

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醕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

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

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日也夫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為宗子者

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股音同十

行本殿誤服今訂正儀禮石經作股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白

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股陸氏作段與石本原刻同白

虎通瑞贊云婦人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

夫人以棗栗饋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

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

股脩云乎左傳女贊不遇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

婦贊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婦人之摯棗栗脯脩棗栗注婦

人無外事見此六物為贊也正義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

舅姑故用此六物為贊也○注股脩者脯也○白虎通瑞贊

云股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鍛曰股脩

周禮內饗凡掌共羞脩股脯也○注股脩者脯也○白虎通瑞贊

脩注股脩擣肉之脯曲禮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

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周禮脯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

施薑桂曰鍛脩鍛脩與脯大同故以股脩為脯矣釋文云股

脯加薑桂曰脩其實脯與股脩大同而微異舊疏云正以款

梁傳云束脩之肉不行竟外以肉言之故知脩為脯矣又下

曲禮婦人之贊脯脩棗栗謂之脯脩其義益顯蓋不鍛者曰

脯鍛者曰脩皆乾肉而薄切者也周官膳人凡四獸之脯腊

臘之事蓋兼有之矣○注禮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引此注云

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為贊見姑以股脩為贊此上行姑字下

衍女字當据正按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

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

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

又云降階受筭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

人是見姑以股脩事也見夫人至尊故兼用之敖繼公儀禮

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見姑惟用股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

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而問

之云乎論語陽貨篇玉帛云乎哉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質

言之者或棗栗也○或股脩也○可科取其一非必兼用亦通

按何氏以早誥棗栗敬○穀梁注棗取其早白矜莊栗取其敬栗

敬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爲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栗取

鄂本自誤目下同○注股脩至脩正○穀梁傳作鍛脩注鍛

脩取斷斷自脩整禮記昏義云棗栗段脩作段同左疏引先

儒亦以爲脩取其自脩也鄂本正作止誤○注執此至志也

○杜注以爲脩取其自脩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白虎通瑞贊

篇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己之惓惓也○注凡贊至用雉○

舊疏云皆下曲禮文彼言諸侯用圭此言玉者蓋所見異也

繁露七十二云凡執贊天子用暘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

雁御覽引異義許氏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

尊卑之差也。按玉字衍周禮大宗伯職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禮記曲禮云：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此不及庶人，以下蓋亦以摯有五也。故御覽引異義又云：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摯也。白虎通又云：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為之制，明亦不及庶人。以下校勘記云：此本雉誤，雞依諸本訂正。○注：雉取其耿介。○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白虎通云：士以雉為摯，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攝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其不可誘之以食，攝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故士以雉為摯。禮也。說苑修文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有倫也。○注：雁取其至行也。○白虎通：瑞贊云：大夫以雁為摯，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繁露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贊，大宗伯注：雁取其候時而行，說苑云：雁者行列有長功之禮，故大夫以為贊。士相見禮，大夫相見以雁，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經義述聞云：士昏禮記曰：摯不用死，鄭注：摯雁也是雁，乃生者。鴻雁野鳥，不可生服得之，則死。若以鴻雁為摯，則死。雉夏用，踞是四時皆有用。執摯之禮，鴻雁雁可知。又士相見贊冬用，夏月無雁之時，下大夫將何為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雁矣。雁蓋賦也。賦乃常畜之物，故四時用之。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為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素，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為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婿執雁入奠，執摯之義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鶩替之。者亦曰奠，雁爾雅：舒雁鶩，鶩亦雁之屬也。按鶩亦謂之雁，古人奠用雁，正謂用鶩，非謂用在野之雁也。後人以鶩代之也。○注：羔取至者也。○白虎通：瑞贊云：卿以羔為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為贊。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羣而不黨也。繁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嘯，類死義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贊。○注：玉取其至君子。○白虎通：瑞贊云：公侯以玉為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云：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贊。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焉。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焉。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清潔。

雁矣。雁蓋賦也。賦乃常畜之物，故四時用之。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注：佛，其首曰為其喙，害人也。今若執鴻雁，亦當佛其首，而士相見禮，但云飾之以布，維之以素，而無佛首之文，則其為畜鳥，明矣。李涪刊誤曰：婿執雁入奠，執摯之義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鶩替之。者亦曰奠，雁爾雅：舒雁鶩，鶩亦雁之屬也。按鶩亦謂之雁，古人奠用雁，正謂用鶩，非謂用在野之雁也。後人以鶩代之也。○注：羔取至者也。○白虎通：瑞贊云：卿以羔為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為贊。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羔取其從率羣而不黨也。繁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嘯，類死義者羔食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贊。○注：玉取其至君子。○白虎通：瑞贊云：公侯以玉為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說苑云：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贊。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焉。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焉。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清潔。

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斲過而不濡視之如庸
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
備者故公侯以為贊是也○注鬯取至聖人○白虎通攷黜
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成為鬯詩大雅江漢云
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糝合而鬱之曰鬯周禮春官序官
注鬯釀秬為酒芬香條鬯於上下也說文鬯部鬯以鬯釀
艸芬攸伏以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鬯於天下
鬯於地無所不鬯故天子以鬯為贊繁露云鬯有似於聖人
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發為德音發於事者
盡為潤澤積美揚芬香以通之天鬯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
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鬯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
天子以為贊而各以事上也○注故觀至任矣○繁露云觀
贊之意可以見其事○白虎通云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注
日者至日也○毛本迎誤遊○注大夫至者也○詩常棣疏
云春秋大夫宗婦覲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
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
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
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按同宗之婦未免過多故何氏
專指大夫為宗子之婦言與○注族所至序也○各本親下
有疏字依鄂本刪按各本係涉上親疏誤衍也○白虎通宗族
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
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穆

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宗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
者也禮記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
喪服傳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
者收族者也是也○注故始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為
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
宗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
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
以上至高祖宗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
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
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故大傳又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注別子謂公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為祖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人尊之謂之大宗此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繼太祖者也其有功德於國天子諸侯賜之世則以受
嫡嫡相承者是也其有功德於國天子諸侯賜之世則以受
爵者之嫡嗣為大宗也其外來此國如天子諸侯之子完之世
完之世嫡為大宗也其外來此國如天子諸侯之子完之世嫡
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如慶父叔牙季友之次子所生諸子則
以其長兄為宗所謂小宗也五世親盡則已如祧廟然今人
所謂出服者是也故大傳又云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
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
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
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二十三
九

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爾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小宗四者，禮記疏云：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此皆旁統對世世繼重之大宗為小宗也。○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大後者為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為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夫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祀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按禮記：曾子問云：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代之者，主其禮是宗子殤死，別立族人為宗子之父。後若成人，則得立庶子為其後也。亦以不得絕故也。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按傳意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銓云：大宗為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立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為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矣。通典又載劉德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耐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斯二說皆足濟禮之窮，然則喪服經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通典載張湛曰：禮所稱為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注：天子至專宗，○白虎通宗族云：諸侯尊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尊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尊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漢書梅福傳曰：諸侯尊宗，聖庶奪適，如清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梅福習穀梁與公羊說同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大夫以下不得與諸侯為宗，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成於君，所以尊君別嫌也。以三牲養即合族之道也。故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毛傳以宗為大宗，鄭箋易之以宗為尊，明大夫不得以諸侯為大宗也。其實尊

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為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矣。通典又載劉德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耐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斯二說皆足濟禮之窮，然則喪服經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通典載張湛曰：禮所稱為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注：天子至專宗，○白虎通宗族云：諸侯尊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尊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尊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漢書梅福傳曰：諸侯尊宗，聖庶奪適，如清曰：尊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梅福習穀梁與公羊說同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大夫以下不得與諸侯為宗，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成於君，所以尊君別嫌也。以三牲養即合族之道也。故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毛傳以宗為大宗，鄭箋易之以宗為尊，明大夫不得以諸侯為大宗也。其實尊

尊之義嚴於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奪宗之事也若大夫則異故喪服有大夫為宗子為士已為大夫以上不敢以尊降者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不敢以尊降者重適也故留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不敢以尊降者子之家注重祿貴宗也是諸侯可以代宗大夫不得專宗即奪宗不奪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不得以一日富貴加乎宗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自不廢也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屬孫雖為大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曰大夫不奪宗故也胡氏培輩儀禮正義去前言丈夫婦人為宗子此復言大夫為宗子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專以五屬言之非也○注著言至始也○舊疏云正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喪服傳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通典引雷次宗云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歿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注夫人

○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桷以悅仇女遂乃頻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明年復水即二十五年秋大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疏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無作

羈者矣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為大夫疏注以小至

疏云即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之屬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貶從小國本當與鄭同故手會仍得繫氏蓋與卒葬同義杜以為羈是曹莒卒賣扁公羊義疏二十三

蓋曹世子也通義云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遂以羈為曹世子赤為曹僖公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實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據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例哉

無氏疏注據羈無氏何意以小國無大夫何賢也疏通義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此羈為賢大夫之證或曰即僖負羈也按說苑尊賢云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據左傳則僖負羈僖何賢乎曹羈注據公未年尚見相距四十年未知一人否

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疏注據國至辟難不辟外難曹羈辟戎難奔陳似非君子不辟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注外難之義故據以難

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為事疏經傳釋詞云以猶而也僖二十其證又云易泰六四不戒以孚書牧誓以姦充于商邑金滕天大雷電以風禮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親以無災昭二十年濟其

不及以泄其過以字並與而同義○注君請勿自敵也注禮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

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繁露王

羈諫其君曰戎眾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公羊古義云按適讀為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為匹敵之敵荀卿子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為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依古本以敵為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干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法與敵勢均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眾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以擊之彼謂攻人之法少則守今戎眾曹寡故曹伯曰不可注臣下不可獨往三羈請君勿自敵以守為主

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注孔子曰所謂

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

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為行道道不行義不可

以素餐所以甲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日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

曰贛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疏禮記曲禮云為人臣者不顯

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詩鄭風羔裘序云大夫以道

去其君也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

去說苑正諫云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也夫輕

君之危也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也

身臣之義也禮記表記去事君三違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

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祿留也臣以道

事君至于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利強與君要也孟子萬

章下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蓋亦三義也

○注孔子至謂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敘外傳記曰問

者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

猶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蒸梨不熟微子去比干

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注諫必至就也○禮記

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注不從至

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

甯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

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

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三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

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穀梁下

二十六年彼傳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

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

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卑孤惡君

也○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

降諫三曰忠諫四曰諷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白

虎通諫諍云大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日諷諫二曰順諫三

曰諷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

諷為上注五諫謂諷諫順諫陷諫指諫陷諫也見大戴禮○

注一曰至是也○李雲傳注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

也白虎通云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

告焉此智之情也孔子曰以下見定十二年傳彼云孔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日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師墮

費聖人見政在大夫陪臣執命希不失者故陳正禮以諷之

所以消患禍之萌○注三曰至是也○即此文是也白虎通

云順諫者仁也出辭孫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李雲傳注

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二十三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順按順諫即說苑之正諫也繁露王道云臣諫而不用卒皆取也謂此戎眾於曹本不宜戰羈但諫君勿自敵且使臣下往亦即孫順之義。注三曰至是也。白虎通作指諫云指諫者信也指者質相其事而諫也子家駒事見昭二十五年傳彼云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于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彼質陳諸侯僭天子故為直諫也。注四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闕諫云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闕諫謂視君顏色而諫也俱與此異于反請歸事見宣十五傳彼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于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憊甚矣憊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吾令取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雖然

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乎此臣請歸爾是子反與莊力爭故為爭諫。注五曰至是也。白虎通作陷諫云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李雲傳注同謂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國語魯語云上陷而不振注陷猶墜也見君之過明知身之墜不避斧鉞之誅而直陳其蓄害也百里蹇叔事見僖三十三年傳彼云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匹者也秦伯怒曰爾幸上之木拱矣曷知師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欽巖吾將尸爾也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

赤歸于曹郭公疏

武氏億經讀考異云釋文此連為句郭音號亦如字左傳正義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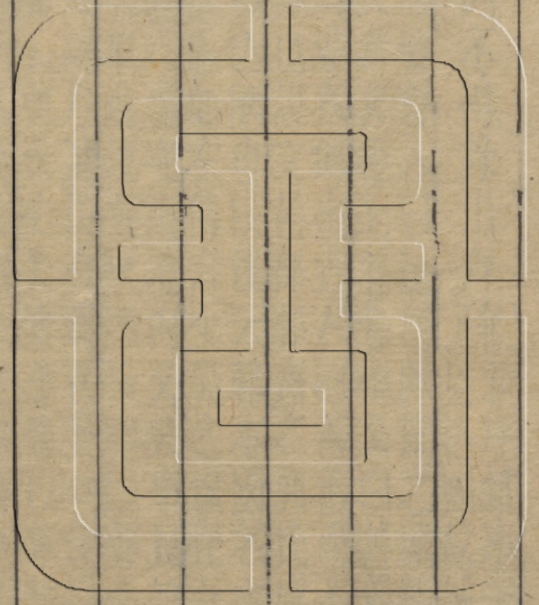
郭公連文為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為說不讀異此蓋就經義則赤歸于曹為句郭公另為句與公羊授為說不可強同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注

以郭公在赤下疏舊疏云謂此郭公實

非曹人故也言蓋郭公者蓋郭之公矣穀梁傳赤蓋郭公也

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注失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五年
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

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

遺小國之臣是也疏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

故師說云爾然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

單伯例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女子則女其氏或采也與

○注稱字至禮之○孝開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鄂本孝作字

當据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戶校年當行

復除也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

授之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云仲秋
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
年鳩杖粉菜是也七十雖庶人禮之事也幼名冠字或土
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
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

侯是廣敬也疏以為王肅義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
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
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
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魯以為明王謂女叔為小國
之臣矣按陳為侯爵
注引孝經極言之耳

夏五月癸丑禱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崑書葬朔不書葬嫌與

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

國同疏包氏慎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三日也按

國同○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當絕還入為盜

國當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襄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于衛

注衍名者起盜國盜國則復歸為惡剽出見矣白虎通誅

伐云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通義云不葬者

本當絕故奪臣子辭按春秋篡明者書葬如隱四年衛人立

晉書立已見其篡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

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屬是也

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齊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

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僅篡國者同例明衛侯朔犯天子之命

罪重於篡故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

天子命見
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

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月無中氣故退閏五月而六月為

辛未朔也元史麻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左傳

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膏肓云何氏引感精符曰立推

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齊之左氏云

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為短鄭箴之曰用牲

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識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

義也識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

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為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

附會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注龍謂雜色不純毀

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事即此所用牲不用牲也沈氏欽

說韓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注据日食在天疏注据日食在天

食在天上何由於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疏注求責求

地而鼓用牲乎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疏注求責求
衛靈公篇君子求諸己集解求責也按禮以朱絲營社或曰
記中庸所求乎子所求乎巨皆謂責也

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

異也或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

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

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圭尊也為日光盡天

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

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

禮接之所以為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太廟用致

夫人同嫌起用牲為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

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也疏釋文營社本亦

禮儀志注引作縈禮記祭法注宗皆當為祭祭之言營也雩

祭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

不時於是乎祭之疏引此傳文是祭有雩義故讀為祭○注

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

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詩小雅賓之初筵

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檀弓云父死之

謂何或敢有他志晉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

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傳

篇鄙諺曰不習為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韓詩外

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又聲相近故義相通

○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為下引或曰為

闇異解故先著或曰○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

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為陰

故為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滅陽也日食亦然皆

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

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

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故脅嚴社而不為

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

母之屬而不為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

下陰陽所為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

也曰陽者陰之長也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

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

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

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

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攝之朱絲營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

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
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為不驚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
上辭蒯賸之命不為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不為不愛其母
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通義云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
宜木營者繁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
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燎燎大明滅無光奈何以卑
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
已白虎通災異云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
者眾陰之主以朱絲繫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傳
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續漢志注引干寶周禮注社太陰
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請
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陰之法也說文示部
祭設綿繆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
也一日祭衛使災不生蓋古人禳禦之事皆有祭禮故鄭注
周禮引此朱絲營社釋祭焉○注或曰至說爾○舊疏云知
其非者正以日食者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
反營衛失抑陰之義也其實雖日食亦未至闔冥犯社也○
注先言至順也○續漢志注引於泰昭注凡此以下皆祭用
字宜据補禮記祭法云理少牢於泰昭注凡此以下皆祭用
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
牛此用少牢者明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

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為故讀相近為禳祈讀宗為祭然
案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
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漢云靡
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
斯牲鄭注太祝云類造禱祭皆用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
是日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謂用於社
非請於天先言鼓蓋周禮之攻說也後言用牲謂用於社
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說也後言用牲謂用於社
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貴也是以用牲為得禮正用牲者社
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非禮也公羊所不取
穀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磨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磨置三
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麋信徐邈並云
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周禮
鼓人職云雷鼓神祀又云靈鼓祀社祭則當用雷鼓或靈
鼓矣○注不言至非禮也○喜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
致文在廟下知非禮也○然則此若言鼓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
同譏其不宜用牲如上也○二十四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
用矣此進用牲于社上明與鼓皆得禮若無用字則鼓牲不
辭故此用為時事與莊二十四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
也○注書者至禮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者何
所以謹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此鼓用
牲于社故為善辭若然既應變得禮而仍有夫人之禍者應

天以實不以文或但知救日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患禍未弭也。注是後至子也。即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謂子般閔公也。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為魯趙分邢衛皆日魯趙分按日食示異自不止魯劉歆以為魯趙分邢衛皆近趙分也。

伯姬歸于杞疏

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者蓋不與卒襄也。據彼注則以其嫁大夫略之爾。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据一鼓用牲耳。疏。注据一至牲耳。如牲明于社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据以為難。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

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為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為雲實出于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疏。通義云時蓋門故因為水禳焉。然非禮典按門為少陰之祭水陰類故鼓用牲于門與。注不舉至禮也。若舉非禮為重宜言鼓用牲于門故嫌于門為得禮。注大水至所為。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大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以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因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甘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說苑辨物云大旱者陽氣太盛亦雩祭拜請而已。至於大水及日食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備之。朱絲營而劫之。注雲實至於君。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為地。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與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從天。下勤劬勞出於地。歸功於天。繁露深察名號云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忠矣。注言此者欲明鼓用牲于社之由見于門無禮以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注。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

內所交接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輕也疏杜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與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一會盟可該春秋之全後此從可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成禮乎真邱書燕說也○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至錄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凡善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朝京師後中國方乖離善公獨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為其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則書月也僖十年注亦云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注如楚有危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僖十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即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

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分別善危謂君也大夫賤聘輕故略不別也舊疏引楚遠頗來聘書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呂祖謙集解云公羊

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春為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數字泐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淳春秋纂例亦云無春字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為傳寫者脫去耳當以左穀為正按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去時皆有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疏

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注据莒至恢名

舊疏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眾也曷為眾殺之注据殺三

秋上下曹伯恆敘於莒上故也

卻名疏

注据殺三卻名○即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駢誅徧戮之詞晉

殺三卻猶名此以眾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未
得以及名氏見今又眾故略不足列數之也

也注曹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

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眾

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

疏注曹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中云父辱則子死君辱

善之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

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答薄氏義

則此所殺之大夫即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

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又謂諸大夫

不死君難誅之得其罪經為曹羈謀故不言曹伯滅并不言

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為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

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即羈也孟子曰晏子以其君

顯又云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吳蠻夷之國其朝聘

例不書唯吳子使札來聘以賢季子故書曹小國於傳聞之

世不當有大夫因羈之賢而書并及殺大夫事是因臣而顯

其君范氏所言未得穀梁之旨按錢氏說深得經義○注凡

書至殺書○各本罪誤非依鄂本正舊疏云若殺有罪大夫

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矣可證通義云君殺大夫稱國傳例

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始故疾錄之按孟子告

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春秋所本也○注

他皆以罪舉○舊疏云無罪君枉殺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

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即去其君之葬是也按僖九年晉侯詭

諸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舉者也君死乎位曰

滅曷為不言其滅注据胡子髡滅疏注据胡子髡滅○昭二

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

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

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宜書滅故据彼為難葉本為

釋文髡作髡下从兀虛本同从几非文元年髡字準此為

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為戰疏注如

謂不死於曹君是也為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

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為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

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疏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

以辟難為其嫌故据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
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是也劉氏逢祿解詰箋云君子
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詰箋云君子
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為曹羈張義故以
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
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夷狄得滅中國
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
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
蘊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
所易曉申其隱義羈者君子所賢也羈所為恥君子亦恥之
羈所諱君子亦諱之注曹無至誅也○舊疏云大夫之義
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其合誅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疏

西北六十里古徐子國差繆略云左氏無公字按今唐石經
左氏有公字通義云桓之會不致其伐猶致致伐楚伐鄭是
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
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

異與上日食略同疏包氏慎言云經

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麻為十月之二日劉歆同注
異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不制
通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年十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心為明堂文武
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為時戎侵曹魯夫人
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為十
月二日楚鄭分子
政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

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

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

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

時疏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

其教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即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

者敵詞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比例良以

失禮略不致○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
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
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注凡公
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公與

一國會盟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意致會者也○注在內不致○舊疏云即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棠之屬是也○注其與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無公會婦人於外之經而注言雖在外猶不致者但偶爾無之○注伯姬至無服○舊疏云蓋以其嫁於大夫故云不與卒於無服矣按禮喪服大功章云君為姑姊妹女子親服通典引馬注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則得服其親服通典引馬注云君諸侯也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然則諸侯在室無服也嫁於國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尊同不降故得如邦人服姑姊妹等出降一等大功之服馬氏所謂周親服者謂其本周親也非謂為之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春秋於有服者皆書其卒以錄恩如紀伯姬宋共姬之屬是也其無服則略之舊疏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為之期語未分曉其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嫁於大夫者亦服本服大功若嫁於士則降小功矣○注女會至皆時○會時此經是也來時下冬杞伯姬來之屬是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

疏通義云大夫沒稱字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

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据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

從主人也

疏注据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

彼注云以主我恩錄之稱公者明本諸侯也與此義別○注

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

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爵篇云臣子之

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隱十年傳云

葬生者之事也生者謂臣若子故諸侯以上皆稱公大夫而

下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記玉藻云士於

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穀梁桓二年傳子既死父不

忍稱其字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明陳之君

臣皆不通乎季子之私行也注不以公事行日私行私行不

言葬原仲于陳若告羅者告羅上有無麥禾知以國事起此

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

注不以其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魯季友會其葬禮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本春秋而為之說故公羊以為季友之私行孟子亦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禮明矣○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國事為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南夫無麥禾以國事起可知此實私行為辭國難若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不見故書如陳以起為國難也通義云直言如陳則嫌為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也○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又閱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嫌使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繫國是也穀梁傳不葬而曰葬諱出葬也注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据大夫私行不書辟內難原仲為辭

也注欲起其辟內難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避內難而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芽季友焉得先避之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並存以待後

之學者按此年去子般之弑僅五六年萌芽自已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伊母陳女亦因其可避爾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曰門內之治恩而避之爾

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疏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

公鍾山札記云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再求不從弑父與君此正是內亂與之事鄭子公欲弑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為隱忍及秉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碯亦力不能討迨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為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

句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為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闔子臧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難事力能討則為季友石碯不能討則為子臧季

札而子闔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烝報骨肉相殘亦為內亂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烝報骨有不與而已若晉賈后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温羨之言曰皇后潛害其子內難不與禮非所任可謂極合禮矣○注禮記至揜恩○禮記喪服四制文舊疏云彼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斷字蓋以所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見異經義札記云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為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揜若疏本則二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聲相近何据禮記不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揜義者門內之親恩情既揜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

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注通者淫通疏注

者淫通○桓十八年左傳齊侯通焉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並云傍淫曰通

以脅公注語在王十七年疏得專行○注語在三十二年○

舊疏云即公曰牙謂我曰魯一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是也

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親也疏通義云時季子未

皆不得治之將坐視其亂則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友討慶父為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逐慶父而馮叔牙也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殺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

不忍見也注因緣已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

陳而葬原仲也注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疏舊

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通義云傳著請至於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

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為國行外大夫葬埋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注書者至而出○

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而不能任夫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孔父已死而授以國政以殤

公為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已死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皆足以知賢而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

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夫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

宋殤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

救之者是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

死召季子而援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其賢也此二君知

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以殺死魯莊以賊嗣使宋殤早

靖鄰國而况自存乎大旨同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注

據有來歸疏 舊疏云即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

伯姬于洮者杞伯姬自是

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女洮

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

並稱伯矣按疏以杞伯姬為二未

知何據○注據有來歸○宣

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

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

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

歲一歸甯疏

注直來至來也○即此文是也左傳凡諸侯之

者奔喪之謂交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

也通義云伯姬桓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歿不當歸甯知主

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

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於兄弟也何邵公謂諸侯夫

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與

詩義通詩周南葛覃云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

正義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

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得歸甯也父母

既沒則使卿甯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

為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馳

許人不嘉皆為此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大歸

其餘天子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亦不歸甯故舊疏云詩是

日記云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

本也則可以歸猶言之子歸安父母也經之歸甯父母亦當作

能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甯耳此語當

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

曷為書來以譏之故曰歸甯非禮也按此本其父周揚氏說
 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謝靈運曰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
 又文選注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蓋即本此詩
 為之操不分別父母在否知父母在亦不得歸甯也○注唯
 自至歸宗○昏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鄭
 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自謂其家之為宗者大夫稱家言
 大夫如此耳夫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
 淫亂故父母既歿禁其歸甯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周南疏又云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歿猶得歸甯喪服傳曰
 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
 父母雖歿有時來歸故不降為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北史
 崔光傳光曰諸侯夫人父母在有時歸甯親歿使卿大夫聘
 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皆以諸侯夫人父
 母在亦歸甯非何氏義按喪服齊衰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為
 其昆弟之為父後者注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持重者
 不自絕於其族類也類猶主也每歲一歸甯宗主於昆弟之
 為父後者也通典引馬氏彼注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是也
 吳氏級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
 夫家恆懷懍懍有不克
 終之戒焉此說甚善 **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
 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

貫不去不肯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

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

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

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

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疏

注大歸至歸也○左傳曰日出日來歸注歸者不反之辭言來

歸以別於嫁曰歸也穀梁隱二年成五年傳並云婦人謂嫁

曰歸反曰來歸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云子嫁反在父之室

為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通典引馬氏云為犯七出還

在父之家又齊衰期章出妻之子為母注出猶去也國策注

云去謂棄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皆廢棄遺逐歸還母家者
 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
 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
 用此為始又曰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
 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
 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
 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異所齎此諸侯出夫人禮也○

注婦人至不去○大戴禮本命云女有五不取又云婦有七
 去又云婦有三不去○注嘗更至窮也○校勘記云按取當
 作娶上下皆作娶大戴禮又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
 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補注云婦人雖應
 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當喪而出者○注
 喪婦至倫也○大戴禮又云逆家子不取亂家子女不取世有
 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為其逆
 德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喪婦長子者為其無所命也
 世有惡疾者為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為其無所命也
 白虎通嫁娶云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
 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按喪婦當為喪父閻氏若
 璩潛丘劄記云長子蓋女子長成者而當嫁適遭父喪故曰
 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即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
 而女之父母死婿弗取事耳然則喪父長女不娶者亦以昏
 禮有父送子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其餘庶母等申之以父母
 之命諸節今無父故何氏謂無教戒與然會子問所記特因
 女有大喪停而不娶服除之後仍許成昏與此不娶義究勉
 強蓋謂無父之女故曰無教戒耳○注無子至廟也○毛本
 悖誤背大戴禮又云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
 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
 也淫為其亂族也姦為其亂家也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
 盛也多言為其離親也盜竊為其反義也按后夫人無子不

棄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吝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
 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禮亦不出以天子諸侯
 無出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之禮亦不出以天子諸侯
 廢也禮記雜記云無子不廢遠之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
 是也禮記雜記云無子不廢遠之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
 棗盛使某也敢告於妻出夫使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能
 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主人辭曰某之子不肖不能從而共
 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辭曰某之子不肖不能從而共
 皆稱之按上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出妻者大都使之
 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
 出妻之命之反也出而嫁者則無服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
 故夫可命之反也出而嫁者則無服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
 之文其服者為已從之故耳通典引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
 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
 則不為女君之子服而為父所不耳女君自服之也通典引
 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為父所不耳女君自服之也通典引
 子服趙商云繼母而為父所不耳女君自服之也通典引
 許猛答步熊問為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為人後
 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為所後者若子言若
 者明其制如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為所後者若子言若
 引雷次宗云不直言為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為之服按
 適母繼母所後母非已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為人

後故不服若妾所生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錢氏大
 所論七出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
 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
 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其制以去就之
 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
 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
 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
 之恩特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
 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
 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為可
 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而貞
 否則當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
 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巳甚
 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
 婦失愛於舅姑讓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去淫醜
 凶悍寵溺變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
 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為快乎先儒戒寡
 婦之再嫁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子謂全一女子之名其
 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
 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
 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
 猶不失為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
 法不行而北難之司晨者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
 去甚至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
 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
 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
 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

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

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

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疏傳二十五年公會

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婿之義也謂此穀梁傳注慶名

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

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是年左傳曰卿非君命不越竟禮
 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况越竟逆女乎故為
 非禮○注大夫至公也○校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捐
 迎誤逆闕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捐通義云大

夫位隆任重不敢妄交無與異國為姻媾之禮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婦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為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為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為出竟將於政事有所損曠大夫位高任重故也○注言叔至離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未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正以尊同當先書某來逆女下書某姬歸于某今直稱叔姬是與歸同文故為略辭為其嫁於大夫通義云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下乎適國君者重乖離其文為內女行乎大夫之通例所以以下乎適國君者重乖離者舊疏云嫁于大夫賤不合錄而書其逆叔姬者重其乖離矣

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

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為黜說在僖二十三

年疏注杞夏後○各本後作后誤依鄂本正疏標起訖誤同

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子杞以奉夏后氏祀○注不稱公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

後猶尊賢也隱五年傳云王者之後稱公論語入伯篇相維辟公包曰辟謂諸侯公謂二王後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

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隱三年注王

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宋稱公杞不稱公故解之也

○注春秋至新王○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

三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紉

夏親周故宋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

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奈何

曰王者之法正號紉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

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

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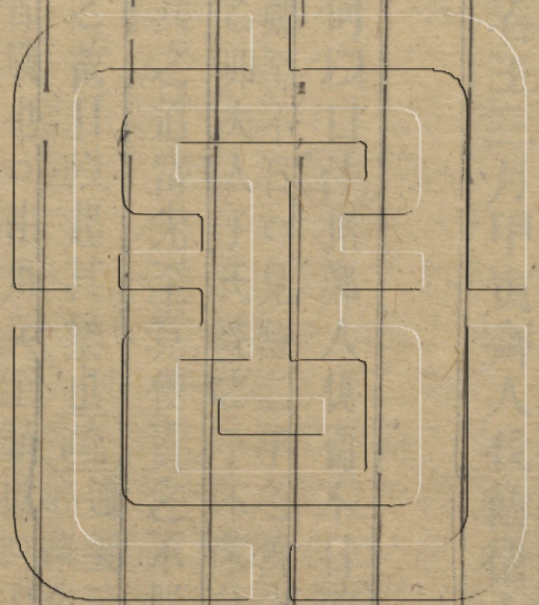
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紉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于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紉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紉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春秋具存二王通三統之法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即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既黜夏杞不得為王者後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宋為二王後故曰有宋存吾從周也論語為政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繼周者新周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
 其解入脩夏禮杞不足徵章云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
 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
 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
 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通義云春秋不為杞錄災異與宋同
 者亦將託新義為後王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
 不過二代○注黜而後至三年○繁露三代改制又云不以杞
 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辛獨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
 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辛獨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
 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
 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
 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公侯俱大國惟王者之後異之為
 公稱侯則黜小國之義不顯故降稱伯又以微弱見貶為子
 明本非由伯為子又有誅無絕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
 由伯而貶則同附庸無爵者矣各本作起鄂伯子男一也若更
 以起為誤按當作起舊疏亦以方子貶為句言僖
 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貶故於此稱伯起其為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疏

杜云城濮衛地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濮
 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也亦謂之小

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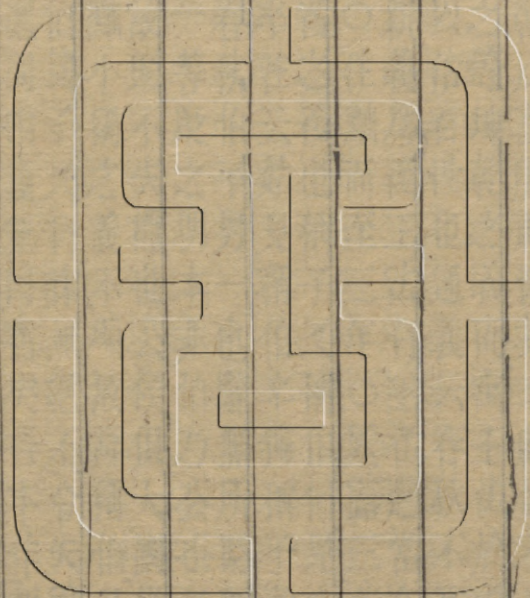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二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四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八年
盡三十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

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注据鄭人伐衛不日疏包氏慎言云經三

日○注据鄭至不日○見隱二年冬舊疏云按彼文雖至之

在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下不蒙其日月故得据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

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疏通義云釋甲寅為戰日也

師至之日即戰也○注用兵至暴也○上十年注云將兵至

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疏又云侵責之不服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五

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注至日便伐明暴故舉伐疏云十年傳

伐為舉重也此明春秋伐者為客注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

暴故戰伐並舉舊疏云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

之齊人語也疏伐長言之喻其無畏矣注伐人至語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

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多矣通義云長言者若今去

聲短言者若今入聲矣周官音義劉昌宗讀伐為扶廢反是

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

為韻六矧曰日中必彗執斧必伐長言之與彗為韻高誘注

呂氏春秋慎行篇閻讀近鴻緩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

緩則言長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今人讀房越切此短言也

劉昌宗周禮大司馬大行人斡人皆房廢切此長言也劉係

北音周顒沈約韻書皆用南音去入多強為分別而不合於

古矣陳氏壽祿左海文集云公羊注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

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

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唇言歛

口開唇攝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曉侯建晉

灼曰音內言曉說又獠節侯起灼亦云內言鴉內言亦是讀

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為巧以附會之

毛本作曉說蓋即書之讒說也齊人語者伐者為主注見伐

公羊子齊人就其俗音有長短別之也舊疏云謂被伐主必理曲

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疏而寡援恐得罪於鄰國故

促聲短言之故使衛主之也注戰序主言及者為主疏此舉

喻其恐懼也戰者為客短言伐者為主道春秋通例春秋戰不言伐但舉

戰孰序上則首兵者可知此衛序上言及故知使衛主之也

繁露竹林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

未終而不至故疏注蓋為至至故。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

齊桓之會兩鄆兩幽唯此幽會不至故知為父喪未除也計

衛侯朔卒于二十五年夏五月幽會在三十七年六月始二

十六月尚在禫服以內故傳以為衛未有罪也史敗者稱師

記衛世家云惠公朔卒子懿公赤立蓋懿公也疏

衛何以不稱師注據桓十三年已燕人戰敗績稱師也疏

注據桓至師也。即彼經云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

公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之文也是戰稱人敗稱師也

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為師也許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

有罪方欲使衛主齊見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疏注未

師也。齊人至日便伐衛倉卒禦敵故知未得成列為師通

義云方至遠戰則尚未深進衛地蓋邊鄙之人聚而拒敵非

國起軍眾故不得成列為師按若係衛之邊鄙何為不地孔

說非。注詐戰不言戰。舊疏云通例如此繁露竹林云春

秋之書戰伐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

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

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

不義蓋偏戰者結日偏戰是不加暴之義詐擊則出其不意

傷害多故不言戰以惡之此衛未成列故為詐戰。注言戰

至文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之會

齊見直故以戰書穀梁傳戰則是師也其日人何也微之也

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

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貶齊直衛之義也。注

不地至國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亦謂在衛都

也通義云不地者至日便戰與結日地期者異是以不與偏

戰常辭孔不以不地為國都也杜云不地者史失之沈氏欽

韓駁之云不地者齊聲罪致討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即為

戰場可不言地

非史失之是也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疏包

慎言云夏四月有丁未月之二十四日通義云春秋首褒邾

婁故遂得常卒於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尤加異焉克猶未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

疏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此與上十年書荆敗

中國故州舉以惡之左氏穀梁無邾婁人此傳唐石經諸本

同按邾婁子瑣始卒于四月其嗣子背殯用兵三傳不宜無

說疑此傳涉土邾婁而行也差繆略云左氏穀梁無公字與

今本異○注書者至相救○穀梁傳曰善救鄭也此注善中

國能相救所本

冬築微疏左氏作郟杜云郟魯下邑按公穀釋文皆云左氏作

微鄉東春秋莊二十八年冬築郟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

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

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僖六年微東平壽張故城在今兗州

鄉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縣南大事表云在今兗州

府壽張縣東南按古微眉麋俱通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

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詩小雅巧

言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涓音眉左傳僖二十八年傳余

賜女孟諸之麋正義引釋水云水草交為涓是古字皆得通

用也養新錄云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

大無麥禾疏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

也左疏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漢書五

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

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

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行有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

微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郟公羊作微詩勿土行枚傳枚微也

造邑也注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

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冬水所傷

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

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疏校勘記云唐

石經鄂本末

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

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

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辭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

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仲舒之說也

本閩本同監毛本後言作後書誤按桓二年引此傳正作言周禮大司徒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力先鄭云弛力息徭役也又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三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月焉凶札則無力征經義述間去每當如字讀經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以豐年計之一月用九月三日冬亦直二十七日耳而歲不皆豐亦不皆凶則中一年一月用六日三冬共十八日者其常也王制雖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治城郭宮室道渠亦有非三日所能成事者然則無年之歲亦有必不得已而用民力者故周官定甸用一日之限其城邑大役則止也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土功不興逸周書繹匡篇成年穀足賓祭以盛餘子務藝宮室城郭修為備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唯鐘鼓不美三牧五庫補攝餘子務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車不雕攻以救窮乏匡困綏無大荒有禱而無祭君親巡方卿參告繹餘子倖運民不藏糧此大無麥禾大荒也年之上下豐年為成次為儉次為薄至大荒極凶矣築邑乃成年之上下豐年為成次為儉次秋諱之也。注諱使至愈也。下二十九云凶年不修舊且不可況造邑乎故退無麥禾在築微下若造邑在先無麥禾在後惡少輕也。注此蓋至水也。校勘記云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既言無麥是建未之前事故知秋水所傷若經云冬築微大水無麥禾大水在冬下嫌是冬水嫌推尋此

秋無麥禾之事若使冬水傷殺之者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氣不養而麥禾不成不能起見此秋實有水矣因欲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類同於水故加大以見之按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春秋一災不書故至無禾並書無麥楊疏云莊七年麥苗同時為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此至冬始書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繇公二十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行志嚴公二十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創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罰也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之罰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疏

差謬略云辰穀梁作臣辰臣同部按今本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糴者何請糴也注

買穀曰糴疏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糴為請糴也。注買穀曰糴。爾雅釋詁云告請也故告請糴于齊注市穀曰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何

以不稱使注

据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注當

請糴于齊注

市穀曰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何

也○舊疏云正以如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由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高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以為臧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是其類也

孫辰之私行也疏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繁露玉英云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鄙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俞氏樾云為衍文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為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注據國事也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注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高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買大夫自私行糴也疏穀梁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委者周禮遺人職掌邦之委積注少曰委多曰積對文異散則通漢少府有屬官郡置轉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是也

○注古者至饑乏○校勘記云鄂本饑作飢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新書夏民云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又魏相傳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墨子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周書文傳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

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注莊公至糴也○繁露玉英云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穀梁傳曰國無三年之畜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皆譏莊公高國之久無一年之畜也故深為諱若大夫之自為私行告糴也通義云蓋以為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譏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災又思所以飭已勤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尚節儉應是而水旱不侵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荐臻之患矣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禮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會調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外傳稱為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糴匡篇云大荒卿參告糴蓋亦記衰周之制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疏

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廡作廡

新延廡者何修舊也注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

造日築疏

注舊故也○詩大雅抑云告爾舊止箋云舊故也荀子王制云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注舊謂三代故事○注繕故曰新○此是也穀梁傳其言新有故也又定二年傳言新有舊也又僖二十年傳言新有故也詩邶風

新臺序引釋文引馬注云修舊曰新又魯頌閟宮箋云修舊曰新左傳杜注云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彼以傳文有作字故如此解○注有所至曰作○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穀梁兩傳並云作為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范注更加使大責其改舊制也左傳此年亦有作字彼疏引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廡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按左氏有作字或後人因僖二十一年定二年而增五行志亦無作字○注始造日築○上築微之屬是也釋各釋言語 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新宮災後云築堅實稱也是也

修不書疏

注据新至不書○成二年新宮譏何譏爾凶年不修不書疏 災三日哭此後不見修文也

修注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廡馬廡也疏繁露王

延廡譏驕溢不恤下也穀梁傳云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盡皆責凶年不宜修也左傳僅譏不時非○注不諱至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廡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尙痛

皇青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五

七

之况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
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功費差輕之義也○注延
慶馬廐也○穀梁傳延廐者法廐也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
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廐一閑言法廐者六閑之舊制也
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是為馬廐惟彼以書不時為異耳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

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疏注蜚者至蟲也○毛

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

惡之行蓋穀梁家師說說交蟲部蠹臭蟲負蜚也段注云臭

蟲下有奪字當云臭蟲也一日負蜚也畫然二說如虫部蠹

下之並載三說春秋有蜚左氏傳曰為災公羊傳曰紀異

穀梁傳曰一有一無曰有五有志所載劉歆說蓋演左氏說

也劉向說蓋演穀梁說也而何休范甯皆從之也許列臭蟲

於前而負蜚次之許意子政說長也負蜚與蜚畫然二物釋

蟲曰皇蠹蜚也毛傳同許同此一物也釋蟲又曰草蠹負蜚

也毛傳則云草蟲常羊也常羊即負蜚鄭箋云草蟲鳴則阜

蠹躍而從之是以謂之負蜚也劉子駿及許之負蜚即草蟲

也即常羊也左氏之所以釋蜚也至於臭蟲生南越而有於

中國子政之說則然亦如有蜚有蠹郭鶴來巢皆本非所有公

穀之所以釋蜚也釋蟲云蜚蠹郭云臭蟲負蜚也攻本草

經蜚蠹注家云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盧蜚一名負蜚

郭注亦謂此而許虫部蜚下但言盧蜚不言蜚也似許不以

盧蜚與臭蟲為一物本草之蜚蠹非必淫氣所生劉向所以
說經者又未必蜚蠹也按廣雅釋虫云蜚蠹也又飛廐飛
蠹也即本草之蜚蠹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陶注形亦似
廐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
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為真南人亦噉之唐本注云此
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謂之蜚蠹也蜚蠹一名盧蜚一
名負蜚則以蠶蠹之蜚為春秋之言下氣名曰石薑一名盧
云此蟲氣如廉薑故名蜚蠹如葉黃色解飛其氣臭惡蓋即
之臭般蟲其大如錢輕薄如葉黃色解飛其氣臭惡蓋即此
與○注象夫至之行○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
款以為負蜚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為是
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
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
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所引
穀梁說亦同○注言有至所有○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為蜚

色青近青青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
生為蟲臭惡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盛潛于水麋處于澤蜚生
於盛暑後世多有之曷為亦書於策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
典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苟一官之未備必一物之為災故
契為司徒所以盡人性益為朕虞所以盡物性孔子修春秋皆
未成故又為一設官以成之周公作六典孔子修春秋皆
所以盡人物之性撥亂世而反諸正者也君子讀春秋見書
多廢則知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蛾則知周禮蠲
周禮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蛾則知周禮蠲氏壺
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鸛鷖來巢則知周禮哲族氏庭氏之官
廢矣見書獲麟則知周禮山虞澤虞迹人之官廢矣官
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變著于春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

杜范並云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是
也○注國滅至如初○內女嫁于大夫不書卒為媵亦不書
今從夫人行故也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
日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
也此叔姬其國已滅而書卒正以本為夫人今雖國滅猶以
夫人禮恩錄之故云待之以初也隱七年注云叔姬者伯姬
之媵也此從夫人國滅後歸魯至十二年歸于鄫也惠氏士奇春秋
姬為夫人國滅後歸魯至十二年歸于鄫也惠氏士奇春秋

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娣同繫之紀嫡貴而娣賤若是
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娣叔姬升為嫡一說嫡死不
更立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聘為妾明不
升兩說並通後說為允禮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女君之
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莫敢並焉娣不稱
歸又焉能書卒葬叔姬守節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
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冊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
也按白虎通嫁娶云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是春秋
家以嫡死可以更立嫡故白虎通又云嫡夫人死更立嫡夫
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更立嫡者禮家說白虎通
所載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者是也通典引
鄭駁異義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魯僖
得立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
貶故也又云總麻章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
夫士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母敬嬴為夫人者以夫
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皆禮家說左氏隱元年繼室以聲
子杜注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
治其事猶不得繼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家法然
必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嫡死不更立嫡或古文春秋家
說與禮說同與公羊以春秋改周文從殷質或與禮經不同
故宣十六年邾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
書者後為嫡也亦不以升嫡為譏蓋今文說如此也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

天下定矣疏杜云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縣大事表云在今

云諸縣漢屬琅邪郡晉屬城陽陸氏耀通西書釋故魯有二防

一是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云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故華縣也一是隱十年取防杜云

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今西防城在山東金鄉縣西臧

孫紇奔邾由邾如防致防而奔齊防當是琅邪之防乃邾魯

之北齊之南按何氏以防為臣邑則此防或已為臧氏采邑

與○注言及至定矣○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莒牟

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

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

使臣邑與君義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然則都邑言及別公

私故知此言及是君臣邑故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

疏引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皆非春秋垂教之義通義云此

推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為以邑奔者或

據其私邑或更竊公邑故漆閭丘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

罪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悉有及文豈必一君邑

一臣邑乎取賈逵之說按此城二邑外文十二年城諸及制

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皆言及固不必皆有君邑臣邑之別

或此二邑並城適有君臣之別故春秋假以示君臣之義所

謂因事見義不必通之於彼也舊疏云所以君臣之義正則

天下定可以為王者之法矣易雜卦傳云有君臣然後有上

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疏

左氏無師字杜云將卑師少故直言次趙氏坦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則次為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左氏

無師字或脫字差繆略云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次于邾與

唐石經異按今公羊亦作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者何紀之遺邑也疏穀梁傳同杜云鄣紀附庸國東平無

以為鄣紀之遺邑釋例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

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鄣是也

也大事表云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鄆城集一統志章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今為鄆城集差繆略云鄆左氏作鄆按注疏本及唐石經左氏亦作鄆說文邑部鄆紀遺邑也段注云公穀皆曰紀之遺邑賈服從之許說同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鄆邑當附近即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鄆也紀鄆者本紀國之鄆邑猶齊語紀鄆謂本紀國之鄆邑也公穀云紀之遺邑與左傳云紀鄆合杜云紀鄆在東海贛榆縣是也莊三十年之鄆即此杜分為兩地非今海州贛榆縣之北七十五里有故紀鄆城亦曰紀城按許氏多用左氏說必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鄭賈舊義也

桓公諱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為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

自來服者可也疏注時霸至為諱○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

又功未足除惡則此注云者決上十年十三年書滅譚滅遂

故也○注言降至可也○此解辟取言降之意也論語季氏

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也穀梁傳曰降猶下也

上三年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亦謂不能降齊也此年杜注云

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

威脅使降附彼以為附庸國故也

也注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

重於取邑疏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內取邑書外取邑不書取邑小惡

故凡書者皆有為爾○注襄公至甚也○通義云紀亡二十

餘年鄆城獨存桓公必將脅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

其土地故不曰鄆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鄆閔鄆而其桓見乎

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貶也雖不

言取而斥齊大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醕故諱不

若滅項之深也深得經義○注月者重於取邑○決隱六年

冬宋人取長葛不書月也此書月者隱其盡故重於他取邑

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雖在二月下不蒙上月彼月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

叔爾疏包氏慎言去經書不用癸亥葬紀叔姬閏月之二十

閏下有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知時閏八月也劉歆以為八

月朔推麻是年宜閏十一月癸亥為九月之廿四日庚午為

十月朔非八月也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舊疏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者空也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外夫人不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爾而此重發之者正以彼則于齊此則于叔故重言之按內女嫁為外夫人書葬此及紀伯姬襄三十年宋共姬傳皆為隱辭紀伯姬紀叔姬閱其國之亡宋共姬閱其於災恩禮宜皆有加焉故重錄之舊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者空也俞云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詰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為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於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魯比弒二君狄滅

邢衛疏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盈縮遲速為定朔殷麻雖合適然耳非正也○注是後至邢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魯弒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八月秦周

分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疏毛本脫濟字杜云濟水歷齊魯界在

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正義云高平東平至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大事表云水經注濟水過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為二瀆其南瀆為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經須昌穀城又東北經盧縣華不注山臺縣管縣梁鄒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即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昌則穿曹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魯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為縣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分界也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清亭之間微鄉即莊二十八年所築郟公羊作微清亭即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即小穀與周首亭王子成父敗榮如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為多是魯濟又在濟水以南通義云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

濟則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疏

杜云山戎即北戎正義曰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為一北平有無終縣大事表云今直隸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鮮卑也漢書匈奴傳山戎越燕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韓非說林管仲隰朋從乎桓公而伐孤竹蓋皆此年之役也方輿紀要永平府春秋為山戎肥子二國地會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即會支之諺也孤竹在府南十五里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注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疏注據下至三十一一年齊侯貶疏後漢書西羌傳云昔桓公伐戎而無來獻戎捷是也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用公羊義為貶注據齊侯伐北戎不貶疏注據齊至不貶○僖十年齊不道許男者以解齊人伐山戎之故省文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疏注云沈氏稱子冠氏上

者著其為師也此稱子司馬子宜同操蹙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武億云操古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此注躁迫也按蹙當本作戚何訓為痛也是傷戚之意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注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也可證鄭本作戚又按說文有戚無蹙公羊古義云攷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下微至無以為戚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疏云鄭氏以蹙為疾與何別非也古蹙蹙同音詩小易云其歸政事愈蹙蹙歲聿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是戚讀為蹙公羊作蹙故訓為痛戚有蹙音故訓為疾公羊問答云詩注漢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心孔冲遠引公羊傳何注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亦出於彼又免爰箋急者有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讀書叢錄云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蓋以躁之為已蹙矣何注躁迫也免爰鄭注有所躁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義躁定本作操是後人所改按詩注漢云匪疾匪棘箋云棘急也王於江漢之水人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彼言經陳鄭之間用僖四年左傳義言伐北戎則用此為說也彼疏引此傳操作躁江

漢箋之躁切即王風箋之躁感皆本此之操感也○注操迫也○說文手部操把持也貢禹傳注操持也持之急則有逼迫之義廣韻迫急也詩江漢釋文所載箋文作操音七刀反彼正義引本或作慘者誤也免爰釋文云本亦作操沈七感反蓋沈重作慘也躁說文作趨疾也義亦近○注已甚也○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又禮器不然則已慤注已猶甚也○注慤痛至甚痛○慤當依武億說作戚釋文正作戚也論語八佾篇喪與其易也甯戚禮記檀弓慤斯戚皆痛傷之義迫殺之甚故痛傷也詩免爰釋文云慤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慤反江漢箋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疑正義本無切字故申之云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可證定本亦同蓋操戚者正字也作慤作慤者別體也作切者同聲借字貢禹傳注切刻也是也與戚痛微殊義皆相因俞云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躁之為已慤矣操與躁並段字其正字當作剝說文刀部剝絕也周書曰天用剝絕其命然則剝之為已慤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剝絕之太痛也故何解為迫殺之若操為操持躁為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據得捷也疏據得捷也○下三十一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年來獻捷故知也

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

進故錄之疏舊疏云謂軍人眾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

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之屬雖君與大夫

亦言戰矣此山戎力不等敵桓公可驅之爾故不言戰○注

時桓至而已○詩小雅六月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強

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強

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

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並引此傳云時齊桓力但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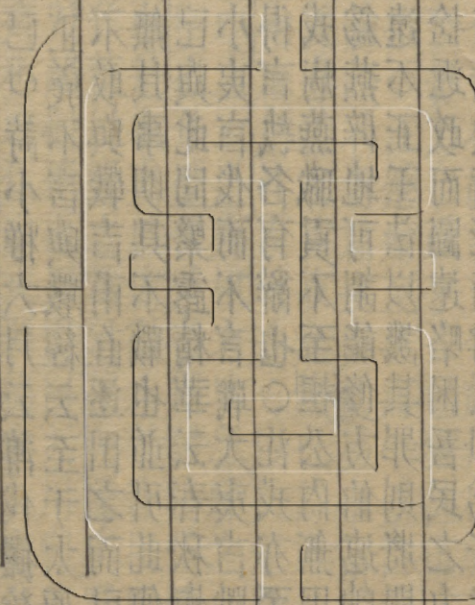
驅逐之而已與此同繁露精華云春秋慎辭謹於明倫等物

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

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注戎亦至仁也○通義云胡

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

歸注二國山戎之與也荆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稱山是由國而氏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三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十一年
盡三十二年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注無垢加功日漱去垢

日浣齊人語也譏者為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

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

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

樂不為也四方而高曰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闕本漱

監本毛本作漱誤通義去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雩門

出敗之明郎在南門外其地有達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六

水部瀚濯衣垢也或作浣澆澆也段注云澆亦段澆爲之公
 羊注無垢加功曰澆去垢爲澆解云無垢加功謂但用手斗
 澆去垢蓋用足物故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澆衣裳垢和灰
 請澆鄭云手曰澆足曰澆是也若然則澆與澆別而許不別
 者許渾言何所新言也詩周南箋去汙煩也煩擱之用功深澆
 謂濯之耳是則澆對汗言又分淺深矣實則何之去垢即毛
 詩之汙何之無垢加功又似毛詩之澆矣舊疏云既無垢而
 加功者蓋亦少有但無多垢故謂之無非全無也又取其斗
 漱耳浣者舊說云用足曰浣是也○注禮天至漸也○舊疏
 云禮說文也禮記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注旅道也屏謂之
 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後漢書注引白虎通云屏所以自障
 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
 近故內屏意林引風俗通亦云天子外屏合臣下氣泄亦即
 不極敬之意郊特牲疏引禮緯文作大夫以簾士以帷下云
 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與此所引禮說正合釋名
 風俗通云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與此所引禮說正合釋名
 釋牀帳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帷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則
 帷簾之制大同漢書梁平王襄傳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
 葦之言後漢書齊武王縯傳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
 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取理者遠而所在者邇

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禮記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疏禮天
 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爲之內屏
 門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敬今言
 帷薄謂大夫士也按薄亦簾屬左傳僖二十三年薄而觀之
 是也說文竹部簾堂簾也通俗文戶幃曰簾聲類戶閉也甘
 氏星經云闕二星在南河南注闕二星闕外象魏也天子謂
 之闕諸侯謂之兩觀天子外屏梁思在宮門外諸侯內屏梁
 思在宮門內所以別尊卑也蓋皆防泄慢之義○注禮天至
 四時○舊疏云皆禮說文文王受命之後乃築靈臺亦是天
 子曰靈臺之義正以候天地故以靈言之諸侯侯四時故謂
 之時臺白虎通辟雍云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
 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正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
 云經始靈臺御覽引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
 災害預防未然也明王者當順承天地樂節陰陽也詩大雅
 靈臺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氛祲察妖祥也彼疏引異義
 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
 觀四時施化有園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園臺諸
 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
 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符五十里朝行暮反也
 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壘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
 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足以監視靈者
 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園曰靈園稱沼曰靈

沼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員如壁雍之以水示圓言辟取
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
秋饗首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
文所藏處蓋以茅葺取其潔清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
明文說各無以正之鄭曰无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
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
曰頹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
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
宮淮夷攸伏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因此
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
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
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囿為沼可知按左傳僖五年云公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披疏引服虔云大君入太廟視朔天
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是則與公羊同皆以諸
侯無靈臺也若然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然則作靈臺時仍
為諸侯後周公制禮多因文王翦建即定為一代天子之禮
如造舟皋門之類矣故御覽引禮統云夏所以為清臺何明
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為清臺殷為神臺周為靈臺何質者据
天而王天稱神文者据地而王地稱靈明夏殷無靈臺之稱
矣僖十五年左傳乃舍諸靈臺杜注以為周靈臺故址其即
伐崇後所作與又按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
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

靈臺彼為陵墓之名自取神靈義言之與此別也○注登高
至為也○孟子梁惠王篇無非事者趙注言天子諸侯出必
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彼為孟子述晏
子語對齊宣王時宣王遊雪宮謂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明
以登高望遠為樂故孟子引以箴之也○注四方而高
曰臺○詩大雅靈臺篇經始靈臺毛傳四方而高曰臺

夏四月薛伯卒

注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弑隱而立滕朝桓

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疏注卒者至就也○舊疏云所傳聞
故解之爾薛與滕俱朝隱公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是
也滕朝桓公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通義云即隱之篇所
稱薛侯者伯其本爵也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而卒之則加
錄已明故不復褒也克卒名而不日宿男日而不名於滕薛
不日又不名者來親隱緩恩殺按隱元年注云不言先者亦
為所褒者德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
陷於不義故薛知去惡就善得加
錄也桓弑釋文作桓殺音申試反

築臺于薛

杜范並去薛魯地大事表去今兗州府滕縣東南
有薛城方輿紀要云薛陵城在東平州陽穀縣西

南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七年衛伐我取薛陵又威王語阿大
夫衛取薛陵于不知蓋其地與阿近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

以下文築臺于秦例之莊公侈心遠略必非滕縣之薛城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疏過郊注禮諸至

義云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圉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圉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此注諸侯之觀不過郊所本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注戰所獲物曰捷疏說文手部作齊人按

誤注戰所全曰捷穀梁傳軍得曰捷又僖二十一年彼傳云捷軍得也杜云捷獲也按捷有勝義戰勝所得故亦曰捷

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注据齊未嘗朝魯威我也注以

威恐怖魯也如上難知為威魯書之疏國語吳語夫固知君

以威加人即恐怖義注以威恐怖魯也說苑權謀篇齊桓公將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

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此威我之所由來

與且山戎在北齊又在魯北無緣行至魯境蓋為威魯故遷道過我與注如上至書之即上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

捷故知為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注旗軍幟名各有色

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為陳者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

魯也不書威魯者恥不能為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

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

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楚獻捷時此月者刺齊桓僞慢

持益非所以就霸功也疏注旗軍至有色禮含文嘉云牙

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旂維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旛龜

蛇為旐全羽為旛析羽為旛黃帝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五

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方赤牙旗引住南方白牙旗引住西

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是各有色也軍幟釋文云本又作織校勘記云疑當作軍幟本又作織

同毛詩禮記周禮注旗幟字皆作識按詩小雅六月云織文
鳥章箋云織微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周禮疏引作識文
鳥章鄭彼注並作微識左傳昭二十一年云揚微者公徒也
杜云微識也蓋本字作識所以題別眾臣也或作織漢書食
貨志治樓船十丈餘加旗幟於其上或作幟史記淮陰侯拔
趙幟樹漢赤幟是也按微識之用有三一為在朝所用禮觀
禮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稽命徵云天子之旗九仞十
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
仞五旒齊首而微識之制無明文鄭注大夫司馬云在國以表
朝位在軍又象其制為之是在朝與在軍同所異者在朝不
畫雲氣耳墨子旗幟云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
半幅此其制與亭尉大夫之職不知天子諸侯之異同也其
廣一用之於喪禮禮記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已故
以其旗識之其一用之於軍禮軍禮之幟有二一則負之於
肩文選西京賦戎士介而揚揮倅注倅為肩上一則被之於衣
揮倅同也國策齊策章子乃變其倅章是也一則被之於衣
周禮大司馬職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
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注被之以備死事墨子旗幟云吏
卒男女皆荷異衣章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
置之肩左軍於左肩右軍於右肩中軍置之胸皆是也此注
云軍幟蓋兼之矣禮記大傳殊微號注云旌旗之細又周禮
司常各有屬注云屬謂微識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

絳衣皆其舊象又注皆畫其象焉百官各象其事州里各象
其名家各象其號云事名號者微識所以題別眾臣樹之於
位朝各就焉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
旌旗之細也土喪禮云為銘各以其物亡則衣縮長半幅頰
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微識之書則云某某
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
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然則微識蓋皆長三尺以同著於衣
不宜差降書名於末廣三寸如明旌然司常所載在朝之幟
大司馬所載軍中之幟也○注與金至陳者○管子兵法篇
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
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
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
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
章則行波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
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龍章則行水九曰舉龍章則行水九曰舉
而為陳者也禮記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
白虎招搖在上又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
貅注載謂舉於旌首以微識是皆為士卒望故云進退有度
左右有局也何以幟說旌統旗幟言之非專謂幟也下云建
旗縣所獲得以過魯可證○注旌獲至魯也○穀梁傳曰戎
菽也彼疏引一解云齊侯此時克山戎并得胡豆來故傳云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二十六

戎菽謂克戎之菽齊侯此時并得戎菽按管子戒篇云出冬
 蔥與戎菽布之天下似戎菽亦伐戎所得與說苑權謀又云
 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
 伯主之道君之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
 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器以威魯亦所以修好與俞氏越平
 之一也然則齊侯此獻亦以威魯亦所以修好與俞氏越平
 義云閱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
 我謂表陳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
 注曰表謂表陳其狀也是其義也蓋旌旗之屬木所以表示
 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還表韋注表旌旗也故旌與旗並有表
 義傳二十四年左傳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
 國杜注並云旌表也旌之為表猶旌之為表也若旌獲而過
 我為縣所獲於旗畫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又旌
 旗謂之章晉語變弗聲章弗能移也注章旌旗也而章亦有
 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
 匙知旗之為表故於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按如舊解義
 自得通○注不書至侮也○解經書獻義言獻則非成所以
 深諱見輕侮也○注言獻至王者○左傳云凡諸侯有四夷
 之功則獻于王以警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
 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
 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為尊辭諸侯有四夷
 之功獻捷于王今託王于魯故為齊侯獻捷文也通義云實

威我而言來獻戎捷尊內文也舊疏云注言獻捷繫戎見王
 義正決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所繫矣又云
 格猶距也謂與交戰而距王今人謂不順之處為格化之類
 意謂方伯奉王命征伐不道諸侯有不順者誅絕之大司馬
 職所謂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
 伐之所以正之者是也○注楚獻捷時○僖二十一年冬楚
 人使宜申來獻捷是其事也○注此月至功也○校勘記云
 宋本同閩監毛本誤驕慢恃盈按解云持盈者謂自持盈滿
 之道閩監毛本疏亦誤持矣十行本修改者橋亦作
 驕繁露滅國下云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

秋築臺于秦疏
 杜云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大事表云在今曹
 州府范縣南三里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范縣
 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是也續漢郡國志東郡范縣有
 秦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也志西北是也一統
 志古秦亭在曹州府范縣南二里按諸家皆宗左氏
 杜說公羊以為臨國則為國內街市地名非都邑矣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注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

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疏繁

王道云築臺譏驕溢不恤下也又云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
 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為齊所存夫

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耶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又云觀乎魯莊之起臺肆驕奢淫泆之失國語楚語云伍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檣地其為不賈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服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際于是乎成之並築三臺故與此違故書以示譏○注言國至臨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位右社稷左宗廟宗廟社稷皆在雉門內與朝廷近故皆為國宗社祭祀所在朝廷政治所出故皆不當臨

何以書記異也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

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

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疏注京房至物也○漢書藝

篇災異孟氏京氏六十五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又京房傳治

以風雨寒濕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此所引當災異六

旱也其夏旱零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

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

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

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如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

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

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按僖三年左傳曰不

書早不為災蓋不害物也○注斯祿至物也○論語季氏篇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引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

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

世矣然則祿去公室宣公而後此注云然者魯莊蔽於淫泆

夫人不制二叔專政權由下出是亦祿去公室也僖文之世

君道少振宣成而後乃專由季氏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

穀左傳作城穀也杜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
井范云小穀魯邑大事表云孫氏復謂此宜從穀梁注為魯
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左傳杜注謂為齊邑為管仲城之
非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
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
齊桓公以魯莊三十二年城之邑管仲也按此猶牽涉杜氏
之說若果齊城之則非春秋所得書矣顧氏炎武左傳杜解
補正云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
穀信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
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一書小穀別
於穀也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
穀自為魯邑又云史記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
也按一統志今泰安府東阿縣治左傳校勘記云日知錄據
范甯穀梁注以小穀為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孫志祖云春秋
之言穀者除炎武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
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
慶克以穀叛則齊地名穀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
左氏不應謬誤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
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字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宣
管仲焉語正合故杜以為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有管仲井
以實之今經傳及注皆作小穀乃後人據二傳文而誤加之
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校正按城外邑之見經者

唯襄二一年遂城虎牢上下俱有起文此若齊邑不應無傳上
下俱無與齊相涉事齊桓城穀置管仲不過列國爵賞之常
夫子何必書之經若謂魯城之時魯難未見管仲存魯之功
未見魯莊無緣為之城故左氏說不若二傳為得其真若以
左氏傳說左氏經
自宜作城穀為是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疏

杜云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穀梁

事表云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城蓋齊宋接
壤處又云張氏曰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東有梁丘城
與兗州府金鄉縣接界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北經梁山城西
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宋人齊人會于梁丘者也
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下有梁丘鄉春秋傳曰齊宋會
于梁丘一統志梁丘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二十五里與
金鄉接界舊疏云隱八年注云宋公序土者時衛侯要宋公
使不虞者為主明當戒慎之然則宋公序土者亦為齊侯所要
故也通義云宋序土者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故使宋主
之也義
並通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疏

包氏慎言云經秋七月有

何以不稱弟注據公弟叔勝卒疏

注據公至勝卒○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勝作勝非釋

文作勝定十七年書公弟叔勝卒是也解詁箋云牙為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問桓莊之世大夫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恩殺文也傳當云其稱公子牙卒何殺也解詁當云據公子慶父不卒於義為合按劉說非是經所不見者多矣不得以經無明文傳文即不得執以相問春秋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傳者自必猶見魯史記知牙為莊公弟故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此即據不稱弟以問也傳中所載季友誅牙事與史記左傳合固非傳家擬度可知公弟叔勝以賢而書弟叔牙以罪而去弟各不相妨不必定據慶父為難且慶父亦弟又出奔而死亦不得據以難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注據公子買有罪殺之言刺不言卒疏校勘記云鄂本下有之此脫唐石經之字刺滅

○注據公至言卒○即信二十八八年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傳云不卒成者何不卒成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成衛何遂公意也是其有罪殺之言刺者也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不據者正以無罪大夫書日偃無罪故也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注據叔孫得臣卒不日

者惡不發揚公子遂弒也疏

注據叔至弒也○即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

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是也注意得臣不發遂惡故卒去日以起其當誅今季子發揚牙惡誅之得正宜不注季子之過惡也注過止疏注過止○爾雅必諱也故據以難注季子之過惡也注過止疏注過止○爾雅云以逆相止為過書揚誓云夏王率遏眾力馬不以為國獄注過止也通義云過惡者未作而弭之謂

注不就獄致其刑故言卒疏

注不就至言卒○十行本作致獄誤倒依鄂本正毛本亦誤通

義云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國存為罪案也按禮記王制云刑人于市與眾棄之又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此皆為國獄令牙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注季子過在不然故知季子不為也注季子之心而為之諱注季子過在親親疑於非正故為之諱所以別嫌明疑疏注季子至非正

仁者不忍用刑其兄是失事君之道然則季子之過在於親其親者故曰過在親親春秋以掩過可之惡與周公行誅於兄異是以疑其非正禮耳按左傳隱四年云大義滅親季子顯滅其親故疑其非正耳管蔡監殷本公所使作亂在外不得不可使毀周室叔牙始以內亂繼助慶父奪嫡罪在隱微孔

子不直誅之恩義兼盡故春秋賢而為之諱所以如其意也
○注故為至明疑○舊疏云故為之諱刺文所以別嫌者謂
諱刺別於親親失臣道之嫌明疑者明於掩惡非正禮之疑
耳按傳義官謂推季子親親之心不忍顯揚其罪之故為之
諱刺言卒若不
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
以罪見殺然

注召之於陳疏也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是時季

子在陳也繁露精華云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
將死召而授以國政是也是莊公將死始召之於陳也季子

至而授之以國政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疏注

不至兩書○舊疏云謂通例如此豈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
乃復書其乃復者傳云何言平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

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被注云喪尚不當反況于疾乎宣十
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書其還者彼傳云還

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裡聞君薨家遣
壇帷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

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昭十四年隱如至
自晉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皆書至者正由被執而得

歸是以重而書至猶非正歸當書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
歸書者初出亦不書不得難此也按季子如陳雖通乎私行

書法與尋常出聘同不書至仍不兩書之舊也曰寡人即不起此病疏即猶若也漢

注即猶若也是也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
二年爾即死十七年傳我即死皆宜作若解吾將焉致乎魯

國注致與也疏注致與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
云致到也又與也言國將誰與也季子曰般

也存君何憂焉疏儀傳釋詞云焉猶乎也詩秋杜胡不比焉
何觀焉隱元年左傳君何患焉國語先王豈有公曰庸得若

賴焉公羊傳君何憂焉皆是也般魯世家作班公曰庸得若
是乎注庸猶備備無節日之辭疏注庸猶至之辭○說文庸

昊天不備釋文引韓詩作庸是也備為無節日辭蓋當時語
如此按庸亦語詞莊十四年左傳庸非貳乎僖十五年云晉

其庸可冀乎宣十二年庸可幾乎襄十四年庸知愈乎昭十
年庸愈乎十二年其庸可棄乎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

以勸荆平魯語云庸何傷皆
與此庸得若是語氣相似可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
之矣注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

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疏校勘記云魯一生一及
唐石經諸本同盧文昭

曰魯世家作一繼一及裴解引何休云父死子繼兄死弟及
 疑此傳本作一世一及按生謂已所生子也及謂兄弟相踵
 者也傳文不誤魯世家莊公病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
 一及魯之常也通義云世家自魯公以下考公生煬公及幽
 公生魏公及厲公生獻公及真公生武公及故事則然而季
 子必不欲立慶父者為其淫亂爾○注父死子繼曰生○生
 猶世也國語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
 繼曰世又晉語世及武王注父子曰世列子言子又生孫孫
 又生子故父子相生為一世○注兒死弟繼曰及○荀子儒
 效篇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楊注及繼也謂周公以弟繼兄
 攝政故曰及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子繼弟及注弟代兄
 位謂之及也○注言隱至常也○世家云魯之常也注本此
 為慶父也存注時莊公以為牙欲立慶父疏左傳云公疾問
 說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
 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
 世家云叔牙曰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焉此傳敘公告季友
 述叔牙語故為公○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注再
 以牙欲立慶父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注再
 言夫何敢者反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孔子曰君子有九
 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疏

注再言至人也○舊疏云謂反覆思惟踟躕之間故再言夫何敢使病者意妄耳○

注孔子至思義○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

之者欲言季子反覆思惟合於君子之道○俄而牙弑械成

注是時牙實欲自弑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有攻守之器

日械疏

校勘記云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弑作殺云申志反注及下親弑同按今本注作弑君下作親弑皆後人所改陸本則皆作殺也○注是時至行爾○通義云此弑械

蓋即謀弑子般者牙弑不成慶父成之○注有攻至日械○

公羊問答云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

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審何從曰王蒼云械器之總名荀

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

齊哉故魯人以糖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

械用備節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

般為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

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

隆衝以攻渠蟻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周禮天官冢宰三

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

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按說文木部械桎梏也一日

器之總名孟子滕文公云以粟易械器者趙注械器之總名

蓋械本器總名此云弑械故注解為有攻守之器非械為兵

公羊義疏二十六

甲之專名也故荀子王制言喪祭械用禮
記王制器械異制注謂作務之用是也
季子和藥而進之

注藥者酖毒也傳曰酖之是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傳

不道者從可知疏左傳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

傳云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史記注引服虔云

鳩鳥雄曰運目鳥正義說文云酖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

鳩鳥雄曰運日鳩曰陰諧廣志云鳩鳥形似鷹大如鷓鴣黑

家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椽實常居高山巔晉諸公讚

云鳩鳥食蠖以羽翻撥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鳩不得渡

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鳩鳥與王愷養之大如鷲喙長

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

於都街是說鳩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大故字或作酖釋文

酖本又作鳩淮南繆稱訓暉日知晏注暉日鳩鳥也或作鴝

亦作雲吳都賦劉逵注鳩鳥一名雲日是也注時季至可

知○魯世家云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于鍼巫氏○注時季至可

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鳩明亦有械故得劫也曰公子疏通

云斥呼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

外之之詞後乎魯國注時世大夫誅不宣揚子當繼體如故疏按勘記

後於魯國魯世家云飲此則有後奉祀是也○注時世大夫

○舊疏云欲道古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

禮大夫不世矣無後乎魯國疏左傳云不然死且無後魯世家亦云不然死

笑戮猶辱也禮記大學云辟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係

則為天下僂矣此之謂也氏至乎王堤而死疏舊疏云無係氏或是大夫家或地名

無係氏者言飲此毒不累其子孫謂當立其氏族也者非也

按釋文無本又作巫其即左傳之鍼巫氏與通義云巫係氏

魯巫官名係者之家也左傳曰鍼巫鍼蓋係之氏左傳又云

飲之歸及達泉而卒未知即王堤否也舊疏云王堤蓋地名

世子親齊元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疏釋文無

或子匠反非也史記淮南王安傳膠西王議曰淮南王安廢

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

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著又叔孫通

傳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王

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越絕書敘外傳記易之

卜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經傳釋詞云

而猶則也言將則誅焉易繫辭傳見幾而作言見幾則作也

信十五年左傳何為而可言何為則可也襄十八年左傳若

可君而繼之言君則繼之也注親謂父母也禮記奔喪云

始聞親喪注親父母也聞喪親始死注親父母也說苑敬慎

云不可再見者親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

也皆屬父母也疏其世子彘是殺世子直稱君者也隱元年鄭伯克

甚之也疏其世子彘是殺世子直稱君者也隱元年鄭伯克

段于鄆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是殺母弟直稱君

者皆所以甚之也僖五年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季子

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注以臣事君之義

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疏注以臣至義也○白虎通

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

然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

以爾東征誅弟也漢書董賢傳云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

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後漢袁紹

傳云季友欲獻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

大之梁統傳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眾庶

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

徐仲山日記每以季友配叔牙為過急胡氏極頌之子嘗謂

此事賴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

復有俄爾可弑械成語則或可有弑之形而友始殺之左傳

略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急決友既以宗卿與聞國政而二

公子之亂又事連宮闈苟非驟起制之則鮮有不蔓延成勢

者故先誅叔牙以剪其羽而後慶父繼亂可反掌定之此雖

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於戡亂故叔牙之配先已誅賊

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一諱國惡而一即為季子諱使之無所

歎於兄弟骨肉之間所謂隱而斷刻而能全以其決也○注

唯人至之恩○舊疏云欲道殺世子母弟所以直稱君甚之

之義言得申親親之恩而不申之故甚其惡耳按何氏此注

可息于古疑獄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兩不相妨故公族有死

罪王三宥之有司舉大辟亦即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

可息于古疑獄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兩不相妨故公族有死

罪王三宥之有司舉大辟亦即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

可息于古疑獄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兩不相妨故公族有死

罪王三宥之有司舉大辟亦即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

罪王三宥之有司舉大辟亦即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

罪王三宥之有司舉大辟亦即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

罪王三宥之有司舉大辟亦即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

罪王三宥之有司舉大辟亦即人君可以申親親而人臣不

廢法義也周公誅管蔡而大誥天下皆周公辭無成王語亦即此義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注明當

以親親原而與之於治亂當賞疑從重於平世當罰疑從輕莊不卒大夫而卒刃者本以當國將弑君書日者錄季子過

惡也行誅親親雖酖之猶有恩也疏言行誅乎兄不顯其罪而逃之謂隱匿之使逃其罪所以明親親也注明當至與

之舊疏云明春秋之道當親其親而原季子之心而與之故善之耳通義云季子大義滅親變之正也春秋既善之矣

而又深順其諱文明乎季子隱之緩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後若倫罔之徒苟翦骨肉以自利者乃不得假季子為口

實也其過惡也破斧之志乎其親親也常棣之志乎於刃不暴其罪於慶父不探其情有愛兄之心如季子焉雖殺兄可

也公牙卒曰公牙慶父如齊則季子不忍殺其兄見故春秋之立言也董子所謂能繫心于微而致之著者也注於治

至從輕也舊疏云春秋撥亂之書是以原其親親而賞季氏即賞疑從重也當所傳聞之世天下未平是以升平疑獄不

得不誅故云於平世乃可罰疑從輕矣按所見之世著治太

平至於譏二名可謂從重之罰矣故於平世從輕也偽古文大禹謨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注莊不至弑君注莊三年

傳弑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是莊不卒大夫與桓同也今

可以當國將弑君且非實卒故書之注書日至恩也注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以略之因示其

恩淺即隱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隱八年冬十二月無駭卒之屬是也今而書曰故解之言錄季子過惡之故是以

詳錄之穀梁注引何休廢疾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刃與慶父其淫哀謀殺于般而日卒何也鄭君釋之曰刃莊公

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刃之為母弟經無起文穀梁不傳張三世諸例所謂穀梁之

失亂也通義云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起其刺故從刺例日也凡內刺大夫有罪者日無罪者不日非何氏義

范甯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筭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牙卒

傳日其稱公弟叔牙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某所未詳是亦不以鄭君說為然禮記郊特牲日大夫

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乎夫人以脅公

季友以君命鳩刃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亦言季友奉君命殺

之以過惡為義也酖之猶有恩謂隱而逃之也左傳云立叔孫氏注云不以罪誅故得後世繼其祿亦即有恩之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有乙未月之九日十月有乙未月之五日乙未十月之八日

有乙未則八月不得有癸亥矣左氏乙未十月之八日無已未左氏誤按癸亥九月之五日乙未十月之八日

路寢者何正寢也

注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日

高寢二日路寢三日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

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者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

夫人不卒內書葬已錄之矣故出乃地疏注公之正居也

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按

此路寢非齊及疾不居本人君聽政之處禮記玉藻所謂退

適路寢聽政是也玉藻又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

此外寢即正寢又祭統云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疏外

寢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也大夫士則於適室故士

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既夕

記士處適寢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

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士喪禮疏云按喪大記云

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

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

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

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亦曰小寢周禮宮人注玉

藻曰朝辨色始入君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

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

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

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按正寢一

宮災蓋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皆有二寢二十

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疏云六宮在

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

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在西北在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

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蓋据月令天子所居

每月各異其方而言當有所傳喪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

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

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

也夫人亦有二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唯春秋所記高寢

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二十六

左

路寢即指今君父居高寢或為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喪服為君之父母制服也妻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禮文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去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其視之是亦婦人不死手男入之手也按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大路寢比君路寢為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据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強同亦無庸偏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高寢僖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得正其文之薨于臺下襄之薨于楚宮皆為失處不言譏而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者蓋以寢中最尊若父子並薨之時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薨乃居於路寢若其孫又薨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存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三寢之中科薨其一而謂路寢為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蓋論生時所居之禮舊疏專主殯言恐泥○注在寢至內也

○舊疏云正決外諸侯之卒不地故也其宣十年晉侯黑臀卒于扈書地者常又自解也○注外夫至之矣○外諸侯之卒不地魯公書地為加錄外夫人不卒夫人書薨即加錄故不必更錄地矣鄂本地下有者字据補○注故出乃地○僖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是也夷為齊地故出乃地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疏

左傳乙未作己未趙氏坦異文箋云謹按釋例春秋長歷莊公三十二年十月

戊午朔大又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乙未為十一月八日公穀作乙未字之誤按杜氏長歷不可取以說公羊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是公羊作乙未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注据子赤不言子赤卒疏注

子至赤卒○文十八年子卒傳君存稱世子注明當世父位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是也

為君疏注明當至為君○白虎通爵篇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又云所以名之為世子何欲其世世不絕也卿大夫以下稱嫡子喪服大夫之適子是也為諸侯世大夫不

世故也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天子諸侯之子統謂之太子王制云王太子檀弓云太子申生以古世或作太故也其冢子則上下通稱故內則云

其非冢子則降階一等注言天子以下至於庶人是其通稱矣若然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彼君薨仍稱世子者彼疏云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仍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也舊疏云內外同矣而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不言世子者彼注云不以世子正稱君薨稱子某注緣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是也

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

存猶以君前臣名也疏注緣民至名也○白虎通又云父歿

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

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通義云按顧命逆子釗惟未殯前

稱之周禮之文也經於子般子野既殯未葬猶稱名當哀也

春秋之質也按諸侯即位未葬稱子某若出會諸侯亦稱子

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注云未葬不稱子某者出

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則非出會而稱子某為尸柩尚

在明矣故為君前臣名也若然曲禮云君大夫之子不敢自

稱曰子小子注避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又曰大夫之士之子

不敢自稱曰嗣子某注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與此異

者彼疏引焦氏問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歿稱子某既葬稱

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

某也大夫之子稱未聞孔疏又以稱嗣子某或殷禮也其緣

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者文九年傳文子者嗣君之稱稱

子明其嗣父稱某明尸柩尚存猶君前臣名也其施之民臣

則但稱既葬稱子注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子矣二君故稱子也疏注不名至子也○先君已葬更無所屈故

君故仍稱子也緣終始之義二語亦文九年傳文曲禮疏云

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通義云六

柩前自稱之詞也又按禮記雜記云君薨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僖
 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彼疏謂鄭用
 左氏義按通典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未踰年不出竟在國內
 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
 伯伐許是也又云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
 雖未踰年以王事出稱爵蓋左氏義以出朝會則稱爵
 鄭引宋子證未踰年稱子之義則所用者公羊義也踰年
稱公注不可曠年無君疏注不可曠年無君○文九年傳文
 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
 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
 忍安吉也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
 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
 然則踰年稱君者臣子之辭若其自稱於三年內皆稱子故
 周襄王於文八年崩至九年毛伯來求金頭王不稱使傳曰
 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矣卽位矣
 而未稱王也是也曲禮疏云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
 弑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卽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
 猶稱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按昭
 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
 何氏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

子文二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成舍爲君恐商人之弑
 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
 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書稱名者公
 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氏云直以喪降稱名
 無餘罪致貶凡以事之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
 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其公稱子定四年會
 于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
 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
 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稱子
 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傳云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
 會陳其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弑其君
 卓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
 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
 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直以春秋爲史策常書絕無
 權衡義例最不可通者文十八年子卒注謂史官畏襄仲不
 敢稱君夫至孔子作春秋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注据定姒俱
 猶畏襄仲不敢書君與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注据定姒俱
稱卒書葬疏注据定姒至書葬○卽定十五年秋七月書定姒
 卒下九月書葬定姒是也蓋以哀公卽位未踰
 年定姒當未稱小君卒葬並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注則
 書今子般不然故据以難也

立廟也廟則書葬注錄子恩也疏注錄子恩也○隱十一年

即有廟錄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

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

地者降成君也日者為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

子赤也疏通義云明無子本不書葬縱討慶父猶不書葬就

舉諡不廟則無諡不可得書也荀子者當為之作諡列於五

廟義已嗣統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也○注未踰至君也○

示毛本誤是舊疏去喪服不杖期之內有為君之長子臣下

猶服之況為嗣君而言無服者正以為長子之時其臣下從

君而服之若其為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矣作

君長子之時其臣皆吉故得為之服期若作未踰年之君臣

下皆為前君服斬甯得更為之服若還服期即是廢重服輕

若為斬衰三年即違一年不二君之義故也按疏論極治通

典引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

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

父有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也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

殤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駁曰未

踰年君者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諡不成於君也

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

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

何故不罪殤者十九以下未踰年之君未冠引殤欲以何明

也又引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

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

者不得耐也子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之謂哉是其義矣○注稱卒至君也○舊疏云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地故隱十一年傳云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彼注云不忍言其僵尸之處今子般亦殺死正合不書地而言降成君者欲道好死者亦不書地所以降成君故也其好死者即襄三十一子子野卒是也按此道春秋通例○注日者至赤也○此亦道春秋書日通例也隱十一年注云公薨主書者為臣子恩痛之是內與書書薨與卒皆為臣子恩錄之也子般殺不去日見隱者所傳聞世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然則此為所傳聞世恩殺于子赤故忍言日也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

鄧扈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

情不暴其罪疏注如齊者奔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日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注是時至出也○舊

疏云其歸獄鄧扈樂事見閔元年傳蓋慶父歸罪于鄧扈樂猶司馬昭之殺成濟然季子雖不變究不能自安焉○注不

言至其罪○即閔二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又云慶父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

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焉注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弑而不變正其真偽是也通義云推其事慶父弑般本欲自立國

人不與懼而走之齊但假國事以行故舊史言如耳春秋因而不變者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後出奔莒不復諱者正

其罪也子般歸獄于鄧扈樂季子親親不探其情及其再弑閔公罪益大乃拒奚斯之請而誅焉季子之治慶父先以仁

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也

狄伐邢疏杜云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大事表云僖二十五年衛滅邢後入于晉今為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後以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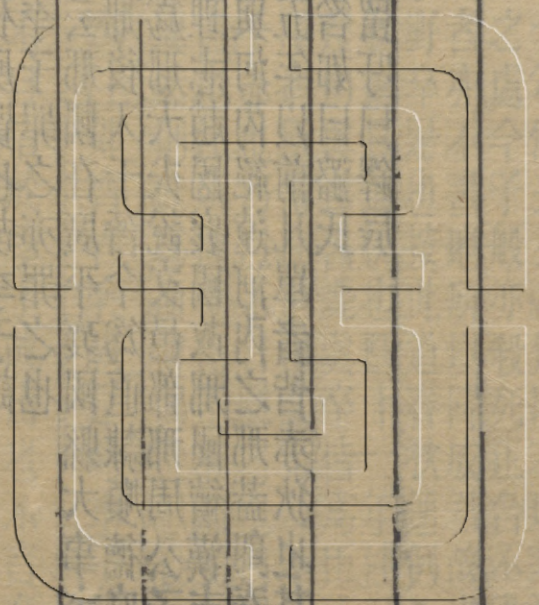
申公巫臣為邢大夫說文邑部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按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續漢志襄國故城在順德

府城西南與河內絕遠河內之邢蓋即春秋之邢丘與又云按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者皆赤狄也其別有六日東山臯

落氏曰臈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四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七

句谷陳立卓人著

閔元年
盡二年

閔公疏十行本有春秋經傳解詁閔公第四校勘記云唐石經

公篇于莊公篇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為
於其封內二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當仍附
莊公第三末校勘記又云十行本又有閔公二大字下有起
元年盡二年六小字閔監毛本脫史記魯世家先是慶父與
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姊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十月已
未慶父使圉人犇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
莊公子開是為湣公釋文閔公名啟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
記云名開論法在國遭難因閔在民疏引世族譜云名啟方
漢景帝諱啟開因是而
亂杜譜云啟從世本文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注復發傳者嫌繼未踰

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疏釋文繼弒申志反校勘記

弒同又此二年弒音試下及注同當本作繼殺音試○注復發

至如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

此傳故何解之也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義與彼同復發

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成君與未成

君雖異受國者視之如一明臣子皆當隱痛之矣舊疏云莊

公繼弒弒是齊侯閔公繼弒弒是慶父何氏甯知不嫌此異

而知為所繼之君成與不成者正以解即位之義欲道後君

痛其見弒不忍即其位處明据恩孰繼注据子般弒不見疏

之淺深無弒者內外之義故也孰繼注据子般弒不見疏

注据子至不見○莊三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疏校勘

唐石經此弒字磨改當是本作殺按此作殺非也魯世家斑

長悅梁氏女往觀圍人犖自牆外與梁女戲斑怒鞭犖莊公

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公子牙

殺十月已未慶父使圉人犖殺公子斑與左傳同殺公子牙

今將爾疏孔氏廣森本今作本云本舊作今据釋文出本將

義各有施作本字者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

長今從陸氏下同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

免過惡也疏言將者事未形而意先至故既而不可及因獄

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

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疏繁露王道

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通義云將而縱之是

與成其獄也既已弒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逸賊

之過其幾於仁乎○注季子至首匿○周禮大司寇職以八

辟麗邦罰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公羊古義云漢書地節四

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

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

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

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鹽鐵論周秦云自首匿相坐之

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

唐律疏義名例篇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

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婿孫之婦夫
 之兄弟兄弟妻有罪相為容隱奴婢雇工人為家長隱者勿
 論按唐律又云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今律親屬首告者止
 犯俱免罪則亦不用容隱律此慶父弑君季子得從議親之
 辟者謀叛謀反謀大逆始謀向未成當先絕其惡殺公子牙
 是也慶父事已成獄有所歸亦即因之推親親之義聽其出
 走也下文舍于汶上使公子魚請亦不可令入矣○注當與
 至有差○宣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
 為人臣知賊而去不言明當誅則得臣知遂謀逆不宥容隱致
 成其弑故貶去○按注云有差亦止謂差於得臣耳弑君之賊
 與得臣有差也按注云有差亦止謂差於得臣耳弑君之賊
 雖曰親親究難舍縱季子之不探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
 故解詁箋云得臣黨遂弑赤季友知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
 之弑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
 公殺慶父見之弑君之賊豈得援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
 親親首匿之律哉劉氏此論甚正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
 樂疏左傳作圍人樂史記同彼注引服虔左注云圍人掌養
 同義鄧當其姓爾通我云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
 扈即圍也周禮圍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左傳馬有圍
 牛有牧是也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注據師還也疏注據師
 樂聲同

即莊八年師還是也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
 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舊疏云莊八年尊者使
 師滅同姓而歸善於師今則尊者使莊公存之時樂會淫于

樂殺子般而反歸惡於樂故難之莊公存之時樂會淫于

宮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亦作于按當作於疏中毛本改於

舉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魯世家云斑長說梁氏女

往觀圍人舉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按左氏謂為女公子則非

梁氏女故杜云子般妹彼傳止言與之戲杜云以慢言戲之

似與此淫異然以國君女公子而圍人敢與之戲則不可知

會者王篇云才登切經也廣韻同羣子般執而鞭之疏左傳

般怒使鞭之世家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

云斑怒鞭犖是也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

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疏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犖

子般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慶父欲立哀姜嫡子開
 使圍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校勘記云釋文作盍殺唐石
 經此弑字磨改亦本作殺按此作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
 殺是也按時般已為君作弑亦可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
 注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季子至而不變焉注至者聞君弑

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真偽疏校勘記云

唐石經及諸校本同惠士奇說易由辯之不早辯釋文載荀爽古文辨作變棟案變即辯也猶言不探其情古變辯通漢書鄒陽傳魯公于慶父使僕人殺于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是也注至者至真偽通義云至者自陳至也即下季子來歸是也按左氏云成季奔陳何氏所不取史記注引服云季子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蓋不變

而出焉

齊人救邢疏穀梁傳善救邢也注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疏包氏慎吉云夏六月經有辛酉麻為七月之九日按宣八日穀梁傳

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

奔疆齊恐為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為

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主書者起託君也疏左傳作落

地穀梁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路洛落音義通顧氏炎武唐韻正十九鐸落慮各反古音路漢書楊雄傳虎路三巖晉灼

曰路音洛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界沈氏欽韓云落姑即薄姑聲之緩耳在青州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注故季

至此盟下云季子來歸故知其如齊也大夫出入不兩書故不書季子之如齊也莊三十二年杜注云閔公八年歲是

年九歲未知國事故知季子如齊奉閔公託齊桓也注下書至致同舊疏云正以大夫歸例不書而下經書歸故如

此解注主書至君也舊疏云謂主書此盟又下文即書季子來歸者欲起季子託君于齊侯矣所以不書公至自洛

姑者桓之會不致故也左傳以為請復季友劉氏逢祿左傳攷證云閔公時年八歲安得能為此何邵公言得其實矣按

如左氏以季友奔陳何為請之齊侯與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注据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疏注据如至稱

十七年僖賢也注嫌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達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

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疏說苑尊賢云國

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注嫌季至賢之

○舊疏云嫌有趙盾不誅趙穿而獲弒君之惡故曰甚惡也

通義云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篇友未稱

弟今以遏惡功大故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之顯其賢也後

不恆書季者其率師盟聘並以君命君前臣名以是內臣與

王季子來聘得從內錄尊敬辭者異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

事不繫君者字之而已注所以至其功○舊疏云所以輕

歸獄者欲輕季子往前縱慶父歸獄之過顯所當任謂書季

子來歸明託君而還欲顯當存國之任言達其功者欲達其

存國之功矣注不稱至其事○決僖十六年卒書季友也

下二年齊高子來盟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

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

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

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

猶望高子也是高子存魯故稱子以起其喜惟齊之所以遣

高子存魯由此季友洛姑之託故亦書子以喜之故為與高

子起其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下齊高其言來歸

子來盟傳亦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一文相起注公三十

何注据召歸不書隱如言至疏注据召歸不書○莊公三十

至而授之以國政彼注云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喜

書是也注隱如言至○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是也

之也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繼父至加錄云爾蓋與賢

相起言歸者主為喜出言來者起從亦自外來盟不日公不

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疏注季子至云爾○左

杜云季子志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後漢書龐參

傳季子來歸魯人喜其舒難注蓋與賢相起○舊疏云謂

稱字所以賢之變至言歸所以喜之亦起其賢故與賢相起

○注言歸至外來注解所以不言至言來歸義也季子會齊

侯洛姑無明文書來以起其自齊來也

○注盟不至之也見莊十二年傳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

之齊也曷為繫之齊注据欒盈出奔楚還不繫楚疏注据欒

○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襄二十二年欒盈復入于晉

入于曲沃不繫楚也公子慶父亦出奔齊而還繫齊故解之

是書經解賣編 公羊義疏二十七 五

外之也疏

繁露玉英云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又順命云公子慶父罪不當繫國以親

之故為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

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穀梁傳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

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注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皆謂絕去

公子之親以外之也通義云慶父既以罪去則當送諸齊絕

其公族便常為齊人不當復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

於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譌為齊仲孫湫來省

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實仲

孫湫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誣爾按仲孫奔齊天

下之惡一也齊桓宜即代魯行誅不至閔公又弒今書自齊

來蓋亦有責齊之義穀梁傳曰其言齊以累桓也注言相容

救有罪得聖曷為外之注据俱出奔遠也疏○校勘記云鄂

人之義矣本遠作還諸本皆誤當訂正謂春秋為尊者諱注為閔公諱

與樂盈俱出奔又俱還本國也春秋為尊者諱注為閔公諱

受賊人也疏○部諱諛也又諛諛也玉篇隱也忌也史記秦始

皇紀秦俗多忌諱之禁戰國策罰不諱強大注諱避也通義

云為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

○注為閔至人也○隱十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以為親者諱

為無臣子也仲孫復歸公與有素焉故為之諱

注為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疏○通義云為親者諱諱所痛

類是也漢書梁王襄傳谷永上疏曰春秋為親者諱諱所痛

戚兄弟莫遠具邇○注為季至諱也○上云因獄有所歸不

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為賢者諱注以季子有過牙不

殺慶父之賢故為諱之疏○通義云為賢者諱諱所過也諱與

人在尊親賢者之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

為賢者諱也漢書師丹傳君子作文為賢者諱○注以季至

諱之○通義云慶父懼討久稽於齊聞季子至而不變乃肆

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

為前之弒惡其來為後之弒痛其來為季子之受惡人諱其

來是以外之之甚也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按弒君

之賊人人得誅季子蔽於親親為之隱忍致君再弒季子不

能無過徒以有酖牙過惡之功後又相僖定亂此實親親之

過夫子所謂觀過知仁者故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注以

春秋為從為賢者諱科與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注以

史記氏族為春秋言古謂史記為春秋注莊二十五年陳侯

氏故有子女子也稱子者隱十一年子沈子注云著其為師

也○注以史至春秋○舊疏云謂以史記人之氏族而為春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二十七

六

秋按氏族春秋之一此明齊無仲孫故舉氏族言之漢書藝
 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
 時諸侯大夫是也○注言古至春秋○言舊名史記為春秋
 也劉知幾史通一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
 記太丁時事曰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
 比事春秋教也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二十七年事國語
 云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上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按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
 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檣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
 則乘與紀年檣其皆春秋之檣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
 春秋蓋指此也○是古者悉國史記皆號春秋也又云逮仲尼
 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
 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麻數藉朝聘而正
 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
 歷千載而其書獨行是則言古以對夫子之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
 記然也孟子離婁下魯之春秋趙注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
 謂古春秋也○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注齊有高國崔魯有
 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主
 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弒君出奔疏之讀春秋者

通義云書後

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
 必知為吾仲孫與明擊之齊不嫌也○注齊有高國崔○左
 傳疏引世本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頃子○注魯有
 至仲孫○即襄昭經內所書仲孫茂仲孫揭仲孫纘之屬是
 也檀弓疏引世本云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
 茂○注言仲至事明○毛本後作后謂仲孫茂以後孫以王
 父字為氏於此起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桓六年子同生
 文姜以桓三年入至太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嘗至
 魯以明同固桓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
 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
 書曰齊仲孫以爲魯非有仲孫彼實齊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
 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郟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
 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惡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
 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勝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
 孟獻子之賢也魯人諱其為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
 氏若其先人為莊公異母兄弟者公羊曰其諸吾仲孫與是
 公羊先師未入為莊公異母兄弟者公羊曰其諸吾仲孫與是
 ○各本弒作殺誤依鄂本正義疏云正義以經書其來見不
 來則知上如齊者是其犯罪而去矣通義云何氏之意得與
 上相起者實如者出歸不兩書今言來明從出奔復入兩書
 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然則書來者見其不
 宜來以見如齊為實奔又以見諱奔為如為弒君出奔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注不為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

人之惡也疏杜云陽國名正義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

陽是國名蓋齊人偏而遷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沂水縣南

有陽都城地理志東海郡都陽縣下云侯國應劭曰春秋齊

人遷陽是按漢志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

國是為陽之舊都其後齊人遷之是白城陽陽都遷于東海

都陽故應注都陽為齊人所遷酈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為陽

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禮記云陽侯猶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其此陽與舊疏云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彼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遷陽書月故從遷王

封例與滅人同罪矣其自遷者大國例月小國例時僖三十

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丘昭九年春許遷于夷是遷國者不

拘此例故陽小國書月矣與遷宿同注不為至惡也○決

僖十七年滅項文也彼傳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

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

君子為之諱是也此與滅譚滅遂降鄆同皆以功未足覆惡

故不為之諱直書其遷取王封明當坐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包氏慎言云經五月書乙酉吉禘于莊公月之七日

其言吉何注据禘于大廟不言吉疏注据禘至言吉○僖八

是也校勘記大廟宋本鄂本閩本同監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毛本大改太非疏及下同釋文大音泰注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

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疏注都未至吉祭○

也言凡廟皆未可以吉祭也舊疏云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

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爾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

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禘本

也注據三年也疏注據三年也○舊疏云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至今今年三月已入三年之竟故言據三年喪畢也

遭禘則禘遭禘則禘疏未三年也謂未滿二十五月也○注

祭合先君死時日月而數之按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

吉禘于先王此王者喪終之祭也所謂夫禘則康王是也左

傳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

禘祀杜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是也○注朝聘至君數○未

舊疏云謂從今君即位以後數其年歲制為朝聘五年一朝之

聘之數則如禮記王制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而再朝之

屬○注三年已滿後遭禘則行禘遭禘則行禘不拘先禘後禘也

祭三年已滿後遭禘則行禘遭禘則行禘不拘先禘後禘也

沈氏形禘禘年與禘間舉若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

說者以魯既僖禘與禘間舉若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

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禘自僖八年秋七月之

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歷六禘六禘而禘自宣八年夏

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歷三禘二禘而禘俱喪畢所遭

故也其間舉禘無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六月為夏之

昭定之間且有當禘而禘者昭二十五年定八年秋則皆魯禮

之變非常法也按鄭義則異鄭以爾雅云禘為大祭凡祭之

大者皆謂之禘祭莫大乎園丘南郊祭法曰周人禘鬯園丘

祭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郊祭也祭地莫大乎方澤宜亦謂

之禘其宗廟莫大乎五年之祭故亦謂之禘也而宗廟之禘

亦有三禘而外其一王制云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此

寡君之未禘祀是也惟三年禘五年禘乃天子之禮諸侯得

禘而不得禘禘之所以分者禘則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

后稷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廟昭之遷主祭於武廟

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

先王以饋食享於其廟祭不升合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

年喪畢而禘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饋食禘也凡天子三

殷祭一禘一禘禘在秋禘在夏也故王制注云天子諸侯之

喪畢合先君之禘於秋禘在夏也故王制注云天子諸侯之

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禘之歲春一禘而已魯

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是也正義引禮

緯云三年喪畢而禘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是也正義引禮

同而皇氏禮疏以為虞夏禘祭每年皆為者非也彼疏引鄭

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禘僖八年禘凡三年

喪畢新君二年為禘新君三年為禘之前故禘禘志云四月禘

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禘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禘志云四月禘

公羊義疏二十七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七

公羊義疏二十七

公羊義疏二十七

公羊義疏二十七

公羊義疏二十七

五月禘不譏禘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
 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禘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為大
 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志又云魯莊三十二年八
 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
 得時葬葬則去首經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
 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禘既禘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
 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二月於禮少四月又不
 禘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後五年八月薨禮二年除喪始
 禘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八月再祭六年除喪故
 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閔
 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
 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七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
 殷祭與僖同六年禘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十三年
 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禘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十三年
 五年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禘昭二十年
 禘二十三年禘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又曰明堂位曰魯
 王禮也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又詩商頌元鳥箋云三
 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更有禘在禘前者禮疏
 引熊氏云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更禮豈人職廟用
 脩注謂始禘時是也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故或以元鳥箋
 為練時遷主遷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之後故或以元鳥箋

義不合通義云禘者殷人夏祭之名左傳曰魯有禘樂明堂
 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成王康周公特於夏
 祭假以天子盛禮樂嫌純同王者故不謂之禘而謂之禘以
 避其名猶用殷白牲之義王制曰天子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諸侯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一年禘也一猶或也若穀梁傳一有一無爾雅云泉一見一
 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為或言春禘則必
 植祀一主嘗烝則必禘祭五廟禘則植禘無常禘八年禘于
 大廟是禘禘也禘于莊公是植禘也均四時之常祀也此未
 可以舉吉祀而舉之故加吉爾則魯無大禘但就夏祭行之
 先儒均無此說禮疏又云左氏說及杜預皆以禘為三年一
 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
 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非公羊義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
 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

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日期而小祥

日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日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

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

月外可不譏疏注時莊至二月○莊以前年八月薨至此年

注所以至年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

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

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則倍故再期二

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

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

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哀痛

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

有節也哉又云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

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

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

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論語陽貨篇文宰我問

恩倍漸三年也○注孔子至通喪○論語陽貨篇文宰我問

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問云孔子曰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注

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皇氏義疏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三

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

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按喪雖止於三年

特聖人爲之限制使賢者俯而就而不肖踰而及非謂止以三

年報三年免懷之恩也夫子特借此以喻之爾各本於作于

依鄂本正○注禮士至常事○彼鄭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

檀弓曰歸祥內又云言常者暮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禮記

喪服小記云暮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注

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也至而今而期則宜用祭期天

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言常事者胡氏

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此爲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

從古文按何氏亦用今文也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

小祥大祥皆祥也次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

常聲近故誤祥爲常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

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

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

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

得稱常事明矣按小祥古謂之練祭大祥祭始專祥名故喪

服四制云期而練檀弓曰練練衣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口

視濯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是凡稱祥皆大

祥也故此練祭不得直稱薦此祥事曾子問偶有常事之語

不得据彼難此吳氏絨儀禮口口云此卽練祭也以一替言

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

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謂特祭于祖廟不可

從其儀節則雜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二十七

上

啻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是也禮士虞記耐禮云其他如饋
 食注如特牲饋食之事徐氏秉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
 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倣初虞為之矣
 至卒哭之後尚有耐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
 士虞記篇末略陳耐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
 謂饋食者即特牲饋食禮也士之耐祭倣之則練祥禫三祭
 自倣特牲可知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夫曰饋食則士虞立
 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此所去饋食安知非指士虞之禮
 愚則謂虞為喪祭卒哭耐為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
 得復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耐祭如饋食即練祥禫之祭亦
 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爾欲知
 大小祥祭之者向於特牲饋食篇考之按特牲饋食諸侯之
 士祭祖禴之禮諸侯之禮異同無文以言之○注又期至祥
 事○十行本作篇此常事校勘記云鄂本同宋本閩監毛本
 常作祥按疏標起訖云注又期至祥事與今儀禮同此作常
 蓋涉上文而誤彼注云又復也釋名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
 孝子除首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又期而大祥
 亦祭名也孝子除練服朝服綈冠加大善之飾也杜佑通
 典云周制士喪周而小祥又周而大祥按喪服小記云大祥
 吉服也疏尸注主人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
 臨朝服祥因其故服檀弓云祥而綈注綈冠素紕也祥祭之
 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檀弓云祥而綈注綈冠素紕也祥祭之

期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綈冠也問傳又云期而
 大祥素縞麻衣者祥祭後之服也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
 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檀弓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單
 言祥皆大祥也故祝辭曰薦此祥事異於練祭辭也○注中
 月而禫○彼注云中猶問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
 至此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釋名云問月而禫
 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
 禫徒月樂祥二十五月也○是月二十七月也○徒月二十八月
 也○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
 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
 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王肅以是月即在
 二十五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王肅以是月即在
 中故檀弓疏云祥同月又以上虞記中月為月中謂在祥月之
 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
 徙月樂又與上文魯大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
 祥之後月作樂也又問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
 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二十五月而身
 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
 此二十六月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
 喪畢而鄭康成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為母為妻尚祥
 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為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為母為
 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而禫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
 是壽經澤賣扁
 公羊義疏二十七

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
 者先食乾肉又曰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
 復寢中月而禫禫而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據間傳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大祥皆為特起之辭
 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為特起之辭
 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王肅之說則必改中
 月之文為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
 嫌於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禫亦在
 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
 祥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入猶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親
 喪宜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與按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
 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而禫亦以禫與祥異月宋書禮
 志王肅議祥禫元喪制二十七而禫亦以禫與祥異月宋書禮
 用王肅議祥禫元喪制二十七而禫亦以禫與祥異月宋書禮
 之士猶多遵充議使朝野一禮晉武為王肅外孫故有晉
 用其義江左搢紳仍遵鄭義也○注是月至未配○已上皆
 士虞記又彼注云是月是禫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
 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曰孝孫某敢用
 柔毛剛鬣配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
 尚饗吉祭者四時之常祭曰吉者對祥禫為喪祭也吉祭與
 禫同月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為父耐而母先卒華儀禮章
 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為父耐而母先卒華儀禮章

蓋死者初遷廟生者初除喪餘哀尚在不致純用吉禮也盛
 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婦人無廟其如之先卒者耐于皇祖姑
 俟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所謂配也未配則但祭考而已
 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注引少牢禮祝辭特以證明配字耳
 又云猶未配蓋主於母之先引少牢禮祝辭特以證明配字耳
 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其言是矣而萬季野謂無因子孫之
 死者之主配食于祖禫此但禫祭祖禫而不得言配其說非
 按士禫祭之禮未聞且即禫食于祖禫亦不得言配其說非
 也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
 死者之父而母先歿者言儀禮正義云前此喪祭固未以母
 配今吉祭在禫月猶未以母配也若禫月後而遇吉祭則當
 以母配矣配字之義諸家指母先也者禫月後而遇吉祭則當
 至不譏○解是月即禫月也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
 而著其節服制二月即禫月也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
 故此其節服制二月即禫月也後漢書陳忠傳云先聖緣人情
 故此外可從未減也故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彼傳曰譏喪
 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昏注僖公以十二月
 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其言于莊公何
 在三年之內故譏亦以在二十五月內故也其言于莊公何
 注據禫于大廟不言周公禫僖公不言僖公疏注據禫至周
 年秋七月禫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知大廟周公者文十三
 年傳云周公稱大廟禮記明堂位云以禫禮祀周公于太廟
 是青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七 四

是也○注始僖至僖公○校勘記云段玉裁校本宮乃公誤
按疏引定八年注作僖公彼疏云不言從祀僖公今按定八
年從祀先公傳云從祀者何順祀也注云不書禘者後禘亦
順非獨禘也○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言僖公也
彼實禘而言禘者明從祀即包有禘對文二年之躋僖公為
禘時事故言定八年以後禘祭皆順也舊疏引文二年傳釋
此注然彼經明云躋僖未可以稱宮廟也注時閔公以莊公
公則非不言僖公矣

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
也疏穀梁疏云吉禘于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
故不得稱宮也○注時閔至非也○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凡
君薨卒哭而禘○注時閔至非也○左傳僖三十三年曰凡
者之神禘祭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
特用喪禮祭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
也三年禮畢又於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三年喪畢致新死者
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三年喪畢致新死者
定昭穆謂之禘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按杜孔謂三年喪
畢乃致新死者入廟是也乃以四時常祀自如其舊則非禮
言總不祭儀禮喪服言有死于宮中者為之三月不舉祭蓋

唯天地社稷越縉行事此外則遭喪皆不祭也左傳云烝嘗
禘于廟者士虞疏引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
焉明此謂三年後也左氏既云特祀於主此乃指喪中之練
祥禘三祭新死者之主除喪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
禘爾徐氏乾學云左氏原為作主立傳則專指新死者而言
何為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
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善廟矣所以為是言者蓋卒哭而禘
但耐祭其主於祖廟之廟祭畢反於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
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
之祭故曰烝嘗禘於廟按徐氏說左傳極為明晰何氏此注
亦云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也其實新廟亦
未可入也故去皆非何氏謂三年喪畢遭禘則禘禘則禘
蓋時適應禘閔公急欲厭亂而又未便即禘太廟故先行之
於新宮也喪尚未畢得有新宮者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
廟有言遷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櫛可也改塗可也但言壞舊
廟不言遷新主蓋練時先遷舊主三年後納新主易櫛改塗
非一朝一夕之事又向有毀廟諸儀故徐氏乾學云禘遷之
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高祖
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數事
不可並舉故豫其期於練逮至三年喪畢而禘禮告成廟亦
堅完然後可以徐奉吾親之主此古人用心之慎也蓋時去

除喪已近新廟應已落成特故得先奉新主於內行禘禮焉
徐氏又云或疑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即當納新
主無曠日遲久之理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者
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為虛主爾斯亦始
引其端其實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
主文十三年傳鄭災子產使祝史徒祔於周廟是也修廟則虛
獨壞廟為然練時主人入室三年審禘昭穆而祧之又何嫌
於虛主乎成公三年新宮災穀梁傳曰禘昭穆也迫近不敢稱
諡恭也宣公薨已二十九年猶言迫近三年入廟之期迨一
定不可易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吉禘于莊公不於太廟何
也禘于太廟而致莊公焉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于
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
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為大祭故不稱宮明非廟也則在
太廟何疑在太廟何為不書辟嫌也何嫌爾吉禘于太廟致
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
致故書致莊公不致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按惠說非是
若是禘于太廟而致莊公則但書吉禘莊公可矣曰于明在
莊公廟也莊公喪向未滿亦不應致如實致莊公於太廟有
何嫌而不書致乎故杜亦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
廟之遠者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
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也

惟杜以為別立廟則又曷為未可以稱宮廟注據言禘也疏
杜之臆見耳未可從

注言禘也○古者禘必于廟既言禘宜言宮廟矣舊疏云正
以禘是吉祭之稱既得言禘何故不得稱宮廟是也按僖八
年云禘于太廟是禘必稱廟也 在三年之中矣注當思慕悲
而傳言不得稱宮廟故難之

哀未可以鬼神事之疏注當思至事之○禮記檀弓云始死

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思慕悲哀之義也胡氏培
翬儀禮正義云死者體魄以葬為歸死者魂氣以廟為歸周
制虞而作祔主卒哭祔廟奉新死者之主祭於祖廟并祭於
祖使魂氣相連屬故祔不於練而於卒哭焉欲其神之早得
所歸也然人于居廬哭泣不忍遽以為神而遠之故祔訖反
主於寢且亦以舊廟未毀新廟未成主不可以遽入也至練
更作栗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祥禫皆然以喪祭不可行於祖
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

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注與託始同

義疏注與託始同義○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傳外逆

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
焉爾春秋之始也此與彼同義通義云檀弓曰魯莊公之喪
甚青經釋賣編 公羊義疏二十七

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即吉之
遽矣文公因之欲久喪而後不能宣公自以弟繼兄無子道
遂復踰年吉娶積習為常至於膝定公復三年之喪父兄百
官以為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有自來矣故於變禮之始重譏
之按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
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則
三年列國已有不待者魯秉周禮或至此始變故春秋重而
譏之也蓋三年之喪不行已久故於此託始爾梁氏玉繩督
記云文二年傳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
論語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思
啟憤於夫子以戒將來義在屈已明
道此解最確與齊宣王欲短喪同

秋八月辛丑公薨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無辛丑九月之二十五
日也長麻置閏於六月故八月有辛丑按

差繆略辛丑作辛酉則正與
麻合為八月之十五日也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疏校勘
記云

何隱爾弒也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下及注同
魯世家潛公二年慶父又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
潛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齋襲殺潛公於武闈左傳公傳奪
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是也

按閱公時始十歲烏能責艾禁傳奪田卜齋即至不
肖亦必不即此怨公蓋亦慶父歸獄于卜齋之語爾殺公子

牙今將爾疏孔氏廣森通義本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

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注與不探其情同義不書葬者賊未討疏注與不至同義
上元年傳云既而

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是也漢
書鄒陽傳慶父親弒閔公季友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
道也鹽鐵論周秦云問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
也皆本公羊為說○注不書至未討○隱十一年傳弒則何
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慶父出
奔未死故云賊未討被言不此言未者舊疏云欲道於後討
得之即僖元年傳於是抗輓經而死是也又云隱十一年傳
公薨何以不地注去据莊公薨于路寢然則此傳云公薨何
以不地者亦据莊公
但從彼注省文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為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

姜于出奔貶之者為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

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疏魯世家云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弒焉夫何以其於奔時貶也又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夫人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以其喪至也亦有貶文第不於此出奔貶云爾然者正假以為內臣子明子不絕母之義耳非謂夫人可不貶也左疏引服虔云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得藉以張臣子義也○注凡公至有罪昭二十五年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是公孫書日夫人與公敵體其孫宜亦書日而此及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皆書月明文姜哀姜皆有罪故去日略之以示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弒二君不能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

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

大夫奔例皆時疏魯世家云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穀

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云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彼

賊不當復見此慶父弒二君復書于經故解之穀梁傳曰慶

父不復見矣疏弒二君罪重不當復見故特顯之其實此即

不宜復見矣注所以至賊也○宣六年傳又曰親弒君者

趙穿也彼注云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者趙穿非盾此復見

慶父起季子緩追逸賊故得出奔各有起也通義云不復

言仲孫者本為內諱今畏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

按上言齊仲孫為賊不宜復來故諱此出奔與上相起○注

不日至者月○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滅孫紇出奔邾是

內大夫奔無罪者日也此及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

齊皆有罪者月也文八年公孫敖奔莒彼實有罪書丙戌者

彼注云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者是也○

注外大至皆時○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鱣出奔晉是外大夫無罪奔者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奔晉冬齊慶封來奔外大夫有罪奔者也而皆時明外大夫從略故不別有罪無罪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注以有高僂也疏注以有高僂也○莊

盟于防何以不稱使注據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疏注據鄭至

十四年夏鄭伯使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弑僖公未立故正其
其弟語來盟是也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

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疏注時閔至道
注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故君不適大夫時閔弑僖未立我

無適者故立其使文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侯彼齊無君
而書公者彼書及齊大夫使若眾然故不諱與大夫盟也○
注則所至夫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行使

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夫夫何佚獲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據國
彼為齊君佚獲直絕故賤之與此異

佐盟名疏注據國佐盟名○即成二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
年及國佐盟手袁婁是也

疏穀梁傳曰其日來喜之也其日高子貴之也盟立僖
公也杜云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者男子之通稱其正

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注與曠
年無君無異疏注與曠至無異○舊疏云正以莊公死子般

常不絕而傳言曠年無君者正以三年之內設以齊取魯會
三君比死與曠年無君無異非實無君也

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注設時勢然疏通義云時季子力不
婁設桓公不為魯定僖公之位使我曠年無君則國幾亡矣

以言者喻其易按傳意謂魯三君比死曠年無君度其時勢
若以齊取魯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若言傳檄而定之謂左

傳上元年云桓公曰魯可取乎蓋齊桓本有取魯之心故傳
舉以設文可取而竟不取故喜之甚也會者淮南修務訓注

會則也檀弓注則之言會會不與師徒即則不與師徒也論
語季氏篇會謂泰山皇疏會之言則先進桓公使高子將南

陽之甲注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冑也疏注南陽齊下邑○
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釋名釋州國云
南陽在國之南而地陽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
敗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
南河南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
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
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
望經史問荅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
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
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為南陽即汝陽其說果何所據荅
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為南陽即汝陽其說果何所據荅

曰此以漢地志及水經注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
 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汝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
 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
 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
 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
 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
 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秦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
 年公會齊侯于嬴是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
 東南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
 也又東南逕明堂又西南流逕祖來山又南流逕陽關即左
 氏襄十七年逆臧紇之地又南逕博縣即左氏哀十一年會
 吳伐博是也又南逕龍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是也又
 南逕梁父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逕剛縣
 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
 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為遂則莊十三年齊人所滅也又西
 南為下讎左氏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之地又西南為郕則叔
 孫氏邑又西南為平陸按左氏鄆讎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壤
 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
 汶陽非即南陽乎然則南陽地廣不僅一邑注以為齊下邑
 亦約略之辭○注甲革至胄也○通義云甲甲士也齊桓公
 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各帥五鄉焉
 南陽者蓋即高子所帥鄉名也禮既夕云甲胄于管注甲鎧

也禮記曲禮云獻甲者執胄注甲鎧也又樂記云車甲衅而
 藏之武庫注甲鎧也詩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甲鎧也甲皆
 不兼胄言之此云將南陽之甲猶云將南陽之兵國策秦策
 秦下甲而攻趙注甲兵也是也兵必有鎧胄故連敘及之皆
 革所為故曰甲革本其所以稱甲義也其實古人兵字亦專
 指戎器言所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御覽引世
 本蚩尤以金作兵器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
 兵注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是也書詰爾戎兵詩
 踴躍用兵左傳無以鑄兵皆與甲同指所用言故孟子梁惠
 王云棄甲曳兵後世始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以披甲之士為
 甲也蓋春秋時已有此語故孟子言
 抑王興甲兵蓋兼人與器言之矣
 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

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疏校

記云爭門唐石經諸本同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
 士耕切又才性切許據公羊當作淨門以水名其門也何注
 本省作爭自鹿門至于爭門者自南門至于北門也段氏玉
 裁說文注云淨者北城門之池其門曰爭門則其地曰爭從
 爭旁水也廣韻曰埽七耕反魯城北門池也說文作淨蓋古
 書有作埽者矣城北誤倒釋文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襄二十
 三年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即此吳氏凌雲經
 說云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徐楚金引此傳又云臧孫奔齊

自鹿門爭門則淨門皆北門也。委雲謂臧紇斬鹿門之關出
 奔邾小徐以為奔齊誤矣。邾即今驪縣在曲阜東南。當從何
 注。按何氏無注。今本係釋文。鼠入注也。吏門者大事表云。史
 門魯西門也。公羊傳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吏門即史門矣。
 爭門者魯北門。按魯又有雩門。雩門高門。雩門宜雩壇所在。
 兼南城西門。莊十年。公子偃擊宋師。從雩門竊出者。也。稷門
 則莊三十二年。左傳能投蓋于稷門。哀八年。微虎欲宵攻吳
 行及稷門之外。是也。蓋正南門亦曰高門。定十三年。齊人陳
 女樂。文馬于魯城。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注久
 南高門外是也。

闕思相見者引此為喻美談。至今不絕也。立僖公城魯不書

者諱微弱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

其功明得子續父之道疏。注久闕至為喻。校勘記云。毛本

語作傳時猶存也。注立僖至微弱。新語至德云。魯莊公

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

田。魚薪采之。饒刻桷。丹楹。眩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淇回

邪之欲。膳不用之。好以悅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

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糴于齊。倉廩空虛

外人知之。於是為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公子

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

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

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是

其微弱甚也。故深諱之。注喜而至其功。通義云。高後齊

卿之命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

等。褒之得稱。子曲禮云。於外曰子。注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

齊高子來盟。然則子為美稱。凡鄰國聘問。時擯者尊而不名

春秋。喜其有功於魯。故就而進之。稱子也。按襄二十九年。傳

云。許人臣者。必使臣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

賢高子起其美。大齊桓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為柯之盟。劫

汶陽魯滅威主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注。明得至之道。校勘記云。闕監毛本。此下有鹿門魯南城

東門也。八字係釋文。竄入鄂本。無之。十行本雖有此八字。而

加。以別之。則不以為注也。舊疏云。凡人子之道。宜繼祖。禰

之功。不絕之。今桓公繼于魯。正得續父功德之義。故尊其使

而稱子耳。言明其得人子。續其人父功德之道也。按疏語不

明。意謂聖人重繼絕。世子相繼。曰世桓公立僖。存魯得繼絕。世

世桓公立僖。存魯得繼絕。世世之道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疏。衛世家云。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

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

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

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

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

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

羊子謂為齊桓諱者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注連國者并問稱國疏注連國至稱國而曰傳

鄭棄其師惡其將也注以言棄師疏穀梁傳曰惡其長也注

故解之眾則是棄其師也彼疏云為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

反其眾故經書鄭棄其師也何云以言棄師為惡將謂鄭惡

其將爾非謂春秋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注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

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

為重猶趙盾加弑也不解國者重眾從國體錄可知繫閔公

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為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疏禮記聘禮

及郊請反命鄭注引作使之將兵彼釋文以為兵則後加字

易林師之睽云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忘我慈母○

注鄭伯至而去○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

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詩鄭風序云清

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

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狄于竟陳其師旅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

而歸高克奔陳○注其本至為重○詩序又云公子素惡高

克進之不以禮退之不以道危國○師之本也棄師之道也

穀梁注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

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翔河上久而不召眾將離散高克

退臣不以道危國○師之本皆本詩序為說故舉棄師為重

不書逐高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

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說苑君道篇云夫天之生人

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

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

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

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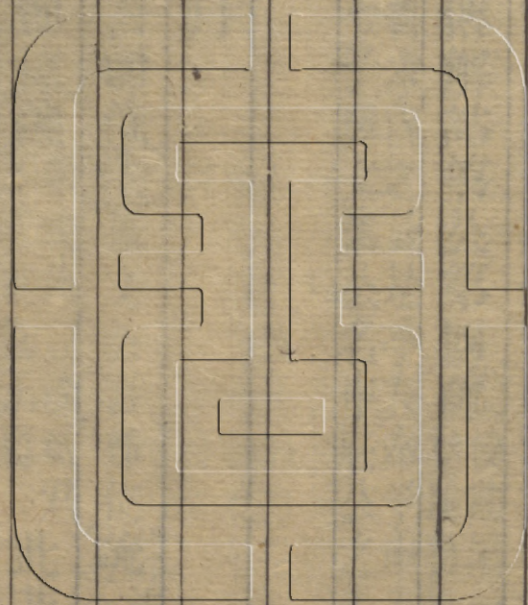
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按說苑此言可補

三傳之闕不書鄭伯棄其師而鄭棄其師與晉伐鮮虞鄭伐

許同辭明為狄鄭之義此文主譏棄師不為惡高克言高克

不足惡也○注猶趙盾加弑也○宣二年書趙盾弑其君不

書趙穿但舉弑君為重猶實逐高克舉不書而書棄師亦舉
 棄君為重也弑閔監毛本同十行本弑作殺○注不解至可
 知○何意言重眾故舉國明為從國體錄故傳不解書鄭義
 也○注繫閔至之道○校勘記云按于當作於漢書藝文志
 公羊穀梁二家經及傳各十一卷者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
 也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皆以閔附
 莊也唐石經於閔公傳末題春秋公羊卷第三於僖公第五
 之下附注卷四蓋據晉宋古本皆十一卷按漢志春秋古經
 十二篇經十一卷漢世以公羊為今學故直稱經十一卷古
 經十二篇蓋劉歆以祕府古文書之或析閔公為一篇非真
 古本也志又云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
 卷夾氏傳十一卷公羊傳十一卷顏氏記十一篇皆依經分篇明閔公
 附於莊篇末也隋志有吳士燮春秋注晉王愨期公羊注尚
 係十一卷三年無改見論語學而篇大戴禮本孝云孝子父
 死不為可若父政惡皇侃論語義疏云或問曰若父政善則
 不改為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豕宰自行
 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
 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道紹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
 為政者也若從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為
 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為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
 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諒闇不言之義苟失道
 而死則為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論語微言
 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為政之法而孝道以
 立○注傳曰至當也○文九年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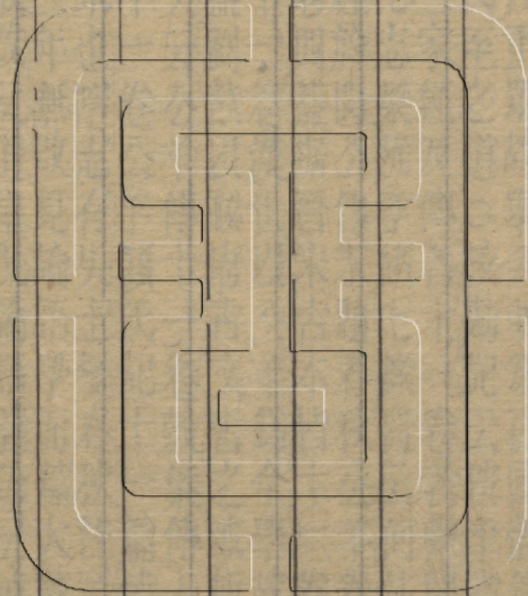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十五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七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四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僖公第五卷四魯世家季友與潛公弟

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釋文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

注據文公言即位

疏○見文元年

繼弒

君子不言即位

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注

注僖公至庶

喜公者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

疏○左傳正

義云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按世家無此語閔公為哀姜嫡子僖公為其庶兄則成風非哀姜之媵蓋亦

先哀姜而入與孟任同者世家云季友自陳與潛公弟申如
邦則史公以僖公為閔公弟未可從也。注据閔至言子○
閔元年傳云繼弒君不臣子一例也。注僖公繼成君閔公繼
言即位是不言子也。

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

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始封諸

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

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昆弟不相繼至繼體諸侯無

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

之喪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

則臣子一例指繼體君言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公羊

謂孔子自僖公為閔子者以僖本閔臣而為閔子也知臣子

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兄弟為兩世祖

孫為兩世古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也我盡子

之實而人得不日之父乎人皆目之父子而後乃欲辭父

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祖行父行兄弟行皆臣

之稽首之未有以為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為怪乎故

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畫分為人子為人後為二

事乎。注僖公至年君。莊三十二年傳注云未踰年之君

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故閔不稱子僖公

繼成君閔公死臣子同服故曰子其實諸侯以國體為重子

般雖未踰年待之已如君故亦不書即位明其義也。注禮

諸至一例。禮喪服大功章傳曰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

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

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

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故以僖公繼閔公不以季友也

之功德加於諸父昆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

封君之孫盡臣之喪服云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

之下莫非王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

明至尊臣子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為天子下為

君疏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文在天子下禮記大傳云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

侯為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

輕服服之熊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

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

下也故後漢書宋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

尊卑卑強幹弱枝者是也通典禮云晉武帝成甯二年

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

魯僖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為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

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

公羊義疏二十八

公羊義疏二十八

公羊義疏二十八

公羊義疏二十八

公羊義疏二十八

公羊義疏二十八

公羊義疏二十八

公羊義疏二十八

公羊義疏二十八

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公上嗣魯莊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為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臣為君服斬則君於臣雖諸父昆弟則無服其不臣者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以本服服之不絕并不降也通典載荀顛說以為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者亦絕不服者非也虞喜以為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一世為大夫不降兄弟二世不降諸父三世乃皆降之李如圭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為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蓋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以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也亦謂封君之孫以後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疏

杜云聶北邢地說文品部岳多言也春秋傳曰次于岳北

讀與聶同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紀要在縣北十里志以為次于聶北救邢即此十行本救邢下疊救邢二字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救邢字不疊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各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石經左氏作曹師彼莊三十年疏襄二十二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

据夏師救齊不言次疏

注据夏至救齊即

下十八年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注刺其救急

舒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

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

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謂譏其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邢既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却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邢人潰圍而出始遷夷儀此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邢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
孰亡之益狄滅之注以上有狄伐邢疏
注邢人潰由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是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注
据狄滅温言滅疏
注据狄至言狄也
温温子奔
為桓公諱也疏
繁露觀德云邢衛魯之同姓也曷衛是也

為為桓公諱注

据徐人取舒晉滅夏陽楚滅黃皆不諱疏

徐至不諱○下三年徐人取舒注云不為桓諱者刺其不救也其晉滅夏陽見下二年楚滅黃見下十二年此二事亦不

諱者與書徐人取舒同義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

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注故以為諱所以醜

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疏注故以至責之○舊疏云以

為已任矣厚責者論語衛靈公云躬自厚皇疏引蔡謨云厚

者謂厚其德也謂以厚德責齊桓也通義云緣桓公之心而

為之諱故於夏陽於溫於茲於黃皆直言滅以罪其不救也

於邢衛杞因其能救之於未乃追諱其不能救之於本穀梁

傳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按春秋責

備賢者於邢衛杞能救則為之諱其未能及事之失於夏陽

溫黃不能救則書滅以恥之所以厚責其不能而醜其能也

潛夫論邊議云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下相滅而

已不能救亦善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注据叔孫豹先言救

善從長意也

疏注据叔至言救○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君也注叔

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是也

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疏

穀梁傳曰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

侯并不得書曹伯知皆君也故左傳亦言諸侯救邢杜云實

大夫而曰諸侯總眾國之辭者非也通義云左傳亦曰諸侯

救邢與此合劉氏權衡云若令救時及事春秋自不書其次

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未足以窮傳也因有雍榆適

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有一不言次

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專封之義矣春秋文隨事變豈得

設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辨者哉○注叔孫至諸

侯○史記注引賈逵云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

雍榆二事相反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

左疏云賈服取以為說則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服氏亦同皆本公羊義也

注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疏繁露王道云有天子在諸侯不

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彼專封為專地不專封是也又云觀乎

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齊桓謂此沒君文事也

曷為不與注据狄滅之為桓公諱實與注不書所封歸是也

疏注不書至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

于陳傳云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彼注

云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然則彼書所封歸是不與楚專而

封此不書邢侯歸于邢是為與齊專封也故曰實與也

文不與疏

通義云實不與則當貶去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

者各見春秋之決事也誅其可誅賞其可賞若天之施四時

錯行若文王之治庸威並用按繁露竹林云見其指者不任

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文曷為不與注據實與也諸侯之

適道矣指則實辭則文也

義不得專封也注此道大平制疏注此道大平制即春秋

春秋所謂撥亂世反諸正也繁露王道云齊桓會王世子檀

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又云桓公存邢衛杞不見

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

也孟子告子下蔡丘之會諸侯五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注無

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趙氏意以若是告天子

則擅封邢衛自犯其禁故以為不告盟主然五命所禁皆本

王章所云不告自當指告天子言即此傳之諸侯之義不得

專封也其五禁之中桓公自犯者多豈必專封一節有所諱

避葵丘所命專為尊王趙氏說非也包氏慎言云邢以自諸

遷為文猶蔡陳之以自歸為文奪其專封所以疆王義也諸

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主書者起文

從實也疏白虎通號篇云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

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王政詩邶風旄丘序云衛

不修方伯連率之職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

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謂牧也疏

引王制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

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
 子車三百乘甲五千綜諸傳記之文是也國皆齊所更封信
 矣經於虎牢曰鄭虎牢彭城曰宋彭城而楚丘不繫衛緣陵
 不繫杞又於以見非二國之故有地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
 賦曰爵管仲於夷儀注天下諸侯知桓公不為已動也是故
 天下歸之唯能用夷吾而伯功立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
 爵賞也按爵猶美謂美管仲夷儀之功也
 非實爵也亦非謂封管仲於夷儀也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疏

左穀作夷儀杜范並云夷儀邢地元和
 郡縣志故邢國今邢州城西南隅小城

是也夷儀故城今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
 十里沈氏欽韓在傳補注云按邢之遷以遠狄難今其所遷
 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未遠于狄豈便為安此夷儀實近齊
 衛之郊一統志夷儀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大事
 表後漢志聊城有夷儀聚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
 二里按漢志河內郡平臯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
 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地在
 河之臯處勢平夷故曰平臯墳注曰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
 儀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平臯是邢丘
 非邢國也馬氏宗榘左傳補注云按邢國志河南平臯縣有
 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是平臯之邢丘本邢國也此非齊
 桓所遷之邢邢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計邢國所都亦只
 在聊城百里之內臣瓚謂在襄國西是也若平臯邢丘乃衛
 所滅復入于晉師古曰晉侯逆女于邢丘即此薛瓚駁應說
 甚精酈元不知春秋有兩邢國其河水注亦混兩國而統釋
 之其失始于應劭矣史記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
 十里與此邢無涉差繆略以左穀與公羊同

遷者何其意也

注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

疏

通義云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滂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
 狄月叛中國而請遷于夷狄則不月穀梁傳曰遷者猶得
 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傳書遷皆出自遷者之願者也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注謂

宋人遷宿也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
 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為衛所滅是也遷例大國
 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疏

注謂宋人遷宿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是也通義云

若宋人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儀故
 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起此遷實邢畏狄自欲遷依險阻
 非齊強遷之也○注書者至在險○白虎通京師云王者京

師必擇士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
 聞明當懼慎損于善惡漢書叟敬傳敬曰成王營成周都洛
 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以虐民也說苑貴德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
 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左河濟
 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伐之殷紂左
 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而武王
 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皆敵國
 也按左右多互譌此所謂在德不在險也明諸侯亦宜擇其
 一國之中矣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輪
 將繇使遠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為
 都輸將繇使遠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繁繇者不
 傷其費故遠人安所謂貢賦均也○注其後至是也○下二
 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蓋邢恃險故為衛
 滅國語鄭語云鄆仲恃險亦恃險故為鄭滅與○注遷例至
 勞也○下三十一年十月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之屬是也○注
 小國時○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注此小至國同
 ○邢小國書月與大國同者為霸主率諸侯助城亦為重煩
 也勞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注据首戴前日而後凡

注据首並後凡○下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下云諸侯盟于首戴是前日而後凡
 也此若先日而後凡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注言諸
 宣諸侯城邢矣

師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

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大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

留城之為一事也疏明即上救邢之師即齊侯宋公等也通
 義云城例時此及楚丘月者重錄之起

實諸侯也緣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則此宜蒙上月○注言
 語至實師○舊疏云首戴之會歷序齊侯宋公之屬下文總
 進衛侯便是實諸侯今此亦上歷序齊師之屬若下文直總

言諸師則與首戴同嫌是實師非必齊侯宋公等是以得序
 之以順上文也○注言諸至人也○十行文入作入校勘記

云閩監毛文同誤也鄂本元年人作人此舊疏中同當据正
 按故人者仍是齊宋曹也反故人言仍是救邢之三國舊疏
 云下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城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時會諸侯各自還國至十四年更
來城之故此注云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遷更與
諸侯來城之也杜云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
故是也反故人猶言故人反也○注故順至事也○穀梁傳
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彼以「救邢
書次以彰情為貶爵而稱師此復稱帥美齊侯故使如改事
也與此順上文為一事異也舊疏云十四年穀梁傳其曰諸
侯散辭也范云非伯者所制傳又云桓德衰矣何休曰先是
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
以美之於義穀梁為短則何氏彼處廢穀梁不聽為散辭而
此所引似作散辭者何意直以言諸侯見桓德衰待諸侯然
後城故嫌穀梁以為散辭今此注正道緣陵之諸侯鹹會各
自歸國復來城之仍自不道十四年諸侯為散辭矣舊疏又
云宿音須就反留音盧肯反公羊問答云問陳氏浩曰宿留
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武帝紀宿留
河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其深切郊祀志東海宿
留之數日列子黃帝怪而留之視釋文留之視宿留而視之
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也校勘記云盧文弨曰史記索隱音
秀溜漢書郊祀志同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亦有讀本字者
通義云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書來歷傳及孟子章句
見行可任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需留也易需卦鄭氏注
亦讀為秀按孟子公孫丑云故不受也注故且宿留音義云

宿留上音秀下音霽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易需彖傳鄭君
注云需讀為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
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李尋傳宿留警言來歷傳此誠聖
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萬章章句
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
後漢書作須溜需與須通故讀為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
將即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篇云何敢宿留後漢書
韋彪傳劉愷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
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是宿留為漢世常語桓公
自春救邢至是城而遷之宿留於邢事畢始反也

秋七月戊辰未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疏包氏慎言云經七

月之二十七廿石經左傳作齊人以尸歸校
勘記云似後人依閔二年傳增入不足為據

夷者何齊地也疏閔二年左傳共仲通于哀姜欲立之閔公

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杜云夷魯地按彼傳
明云齊人取而殺之于夷明為齊地也 齊地則其言齊人

以歸何注據從國中歸不當書邾婁人執郈子不書以歸是

也疏注據從至是也○即下十九年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
曹南郈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郈子用之是不

言以歸也通義云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案經文似若齊人以歸為歸之齊故執以問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注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

至夷疏以哀姜本孫邾婁不得至夷為齊人取歸故得薨于夷也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

為以歸注据士說夫人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也齊人曷

為故以歸至于夷疏傳意以經既書薨與凡同文桓公召而

縊殺之注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

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為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

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王誅不阿

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疏魯世家云齊桓

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注魯謂為魯戮

非戮之魯地也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縊一本作縊注先

言至者也穀梁傳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

夫人歸也注泰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

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

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杜云不

言齊人殺諱之注主書至絕錄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

孫于邾婁注云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為內臣子明其義

不得以子絕母者是注因見至殺之校勘記云鄂本同

閔監毛本王誤正漢書孝成趙皇后傳魯嚴公夫人殺世子

齊桓公召而誅焉春秋與之又鄒陽傳陽言魯哀姜薨于夷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諱以為過也師吉曰法而不諱言守

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或論語家說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為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

又明嫁娶當慕賢者疏注楚稱至交婚莊二十八年書荆

交婚者下八年禘于夫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

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魯于齊媵女之先至

者也注僖公本聘楚女為適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魯僖公

使用為適故從父母辭吉致是也按宣公頃熊其楚女與

舊疏云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魯魯使

据左傳則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荆今更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何以向稱荆舒故知以州舉者自是略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按孔以僖公為所聞世與何異舊疏云正以稱人為楚進稱故也。注又明至賢者。新書胎教雜事云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即慕賢者之意也解詁箋云與楚交婚為夫惡者言自比於楚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然據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事則知此為漸進文按何氏所據或公羊外傳諸書不得以傳文不見即牽涉穀梁以解公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扞注月者危公會霸

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

也疏左穀扞作權按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注僖元年會扞當

陳國陳縣西北有權城大事表云左傳作犖今陳州府西北

有犖城即權也水經注渠水篇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勞

城王隱曰犖北有谷水是也犖即權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權

杜預曰權即犖也在陳縣西北紀要云犖城在陳州西北

注月者至辨也。舊疏云正以非大信辭故也知與邾婁有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注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

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薄故也疏左穀纓作偃纓偃一聲

伯嬰稻名疏文公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

文十八年左傳疏引賈氏云穀梁傳曰素伯偃知古偃嬰得

通矣故漢書古今人表女罃大戴禮作女偃錢氏大昕史記

考異謂罃偃皆音之轉是也杜云邾地在費縣西。注有夫

至故也。下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云襄公

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殽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是背殯用兵者貶而危之此亦背殯無危辭故難之也舊疏

于乘丘之屬無異者時於喪事無薄故然則公敗邾婁為哀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

經有壬午麻為十一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二十八

月之十三日十二月經有丁巳其月之十八日也丁巳日不誤則十月不得有壬午長祿於閏二年閏六月此年又閏十一月故於經所書日皆無抵牾然當時麻雖疏不應如此之乖謬也左氏犁作鄭杜云鄭魯地穀梁傳作麗按麗即鄆之省山左金石志鄭述祖天柱山銘麗其騁辨之地麗其即鄆食其也犁鄆音同段借字關中金石記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跋大秦郎犁軒說文作麗軒是也

獲莒挈

疏釋文挈一本作茹左傳校勘記石經宋本涪熙本足利本岳本挈作挈是也按今左傳毛本監本作挈當

正改

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

大乎季子之獲注據獲人當坐疏注據獲人當坐○穀梁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季

子治內難以正注謂拒慶父疏注謂拒慶父○校勘記云元本閩監本同鄂本拒作距毛

本誤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舊有皆使公子奚斯入請

疏魯世家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

左傳閔二年云共仲奔莒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注密魯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

也奚斯亦見詩魯頌闕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文選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韓詩傳奚斯魯公子也如左傳文蓋名

魚字奚斯與法言云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阮氏元學經室集有以鮮魚名爲本誼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奚斯所

作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斯左傳作庾公癸字子魚癸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段借字也季子曰

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注義不可見賊而不殺疏如莊三十二年呼叔牙爲公子同蓋亦外之之詞按左傳史奚斯不

記皆言以賂求共仲於莒如此傳則非以賂求矣

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注涘水涯疏注涘水涯○詩秦風蒹

水涯又王風葛藟在河之北而哭注時慶父在汶水之北

涘涘涯也謂汶之南涘也○各本在誤自依鄂本正見校勘記魯世家云哭而往左傳又云不許哭而往是也慶父聞

之日嘻注

嘻發痛語首之聲疏

注發痛至之聲舊疏云謂

首也大戴禮少問云公曰嘻注嘻歎息之聲禮記檀弓云夫

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列子天瑞國氏曰嘻注嘻哀痛之聲

史記名仲連傳噫嘻亦太甚矣索隱嘻者驚恨之歎也此云

發聲較各說尤切張儀傳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

安有此辱此奚斯之聲也注諾已皆自畢語疏注諾已

乎亦同此舊疏云畢作卑字誤通義云諾應聲答奚斯知其意已曰

猶言既而曰以已字屬下讀按疏又云猶似今人云休一生

罷去曰自畢竟之辭故云自畢語矣孫氏志祖讀書勝錄云

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諾已謂奚斯斯許已止不

成故重言曰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軻經而死注軻小車軻

吾不得入矣矣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軻經而死注軻小車軻

冀州以北名之云爾疏閔二年左傳其仲曰奚斯之聲也入

通義云抗舉也軒其車使軻去地高可得經也繁露精華云

是故逢丑父當斯而軻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

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

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注軻小至云

爾○十行本北作此校勘記云問監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

此作北當據正漢制考同按說文車部軻也攷工記軻人

為軻注軻車軻也方言九轅楚衛之間謂之軻楚詞東君駕

龍軻分乘雷注朝車軻也禮既夕云薦平直東榮北轅注軻

軻也軻人又云十分其軻之長注云軻當伏免者也小莒人

爾雅廣言以軻為輿者軻以載輿因謂輿為軻也故也

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注魯時雖緩追猶外

購求之疏左傳亦云莒人來求賂注求還慶父之賂注魯

也通義云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

但逐之而已聞其自死乃復責賂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

魯注故與季子獲之疏注故與至獲之○正以不坐季

待之以偏戰注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疏

注傳云至之道○舊疏云此待之以偏戰者即經書敗文是

也敗者內戰文耳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偏戰是其不加

暴之義故得君子之道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

午日也謂其結日故為善辭也穀梁傳義異彼傳曰內不言

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注給欺給也又曰給者奈何

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三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

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

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是以書獲為譏文彼
注引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
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
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闕潛刃相害以
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
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是穀梁先師亦不以彼傳為然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閔二年左傳云僖公請
而葬之世家云魯釐公
請而葬之是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据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

稱姜并言氏者嫌据夫人婦姜欲使去氏疏注据薨至姜氏
見上○注經

有至去氏○童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

稱姜氏貶是經有去氏見貶例故別之也明据上薨稱姜氏

以難也貶曷為貶注据薨于夷不貶疏注据薨至不貶○為與
其稱姜氏無貶文也

弑公也注與慶父共弑閔公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弑
申志反○注與慶至閔公○

閔二年左傳云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穀梁傳其不言姜

以其殺二公子貶之也按慶父弑二君止稱閔公者科舉其

一又以順傳弑公文為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貶注据酈牙於

卒時貶疏毛本於誤與通義云難孫于邾婁稱姜氏意○注
据酈至時貶○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何以不

稱弟殺也是即於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

殺時絕去弟見貶矣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

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

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

言自齊者順上以歸文疏十行本脫其字校勘記云閔監毛
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下有其字此

脫按閔二年疏引此傳云貶必於其重者亦有其字春秋正

辭云若仲遂卒于垂卒而削公子叔孫得臣卒卒而去其目

皆終事也無駭終其身不氏輩終隱之篇不稱公子以其見

於經罕矣意如執而致致而後去族其重者不可得貶絕則

因事以見之○注刑人至棄之○禮記王制文○注故必至
貶之○莊二十四年注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此夫人喪至
亦宜然何氏以理決之也○注所以至喪也○經韻樓集云
春秋之母弑者有二曰宋王姬曰魯哀姜王姬者主弑者也

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弑者也內大惡諱故書曰夫人氏
 之喪至自齊去其姜凡為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包氏慎言云哀姜為齊桓所殺齊不以為女也
 故不稱姜不以夫人禮治其喪正法所誅臣子不得徇私恩
 也按夫人者弑二君宜從誅絕科得罪宗社王法所正故臣
 子當以天子之法治之也舊疏云季子之逸慶父齊桓之討
 哀姜二義相違而皆善之者誅不辟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
 古今通式然則齊桓之討哀姜得伯者之義季子之縱慶父
 因獄有所歸遂申親親之恩義各有途不可為難矣○注貶
 置至順也○謂去姜留氏也左疏引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
 姜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并姜氏絕去彼文姜殺夫視殺
 子罪尤重也舊疏云言別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於殺子二
 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為順也是以晉侯宋公殺世
 子皆直稱君而甚之也通義云貶去姓者使絕屬於齊明桓
 公之誅不為滅親與穀梁為齊桓諱殺同姓義近○注致者
 至錄之○上文書薨不書殺為常文故此書至自齊為順上
 常文書致與定元年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之文同也○注言
 自至歸文○上書齊人以歸故此順而書至自齊不言至自
 也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十六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